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聊齋誌異 第十卷

王貨郎

濟南業酒人某翁，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賞價。出西門，見兄阿大。一時大死已久。二驚問：「哥那得來？」答云：「冥府一疑案，須弟一證之。」二作色怨訕。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，曰：「官役在此，我豈自由耶！」但引手招之，不覺從去，盡夜狂奔，至太山下。忽見官衙，方將並入，見群眾紛出。皂拱問：「事何如矣？」一人曰：「勿須復入，結矣。」皂乃釋令歸。大憂弟無資斧。皂思良久，即引二去，走二三十里，入村，至一家檐下。囑云：「如有人出，便使相送；如其不肯，便道王貨郎言之矣。」遂去。二冥然而僵。既曉，第主出，見人死門外，大駭。守移時，微蘇；扶入餌之，始言里居，即求資送。主人難之。二如皂言。主人驚絕，急買騎送之歸。償之，不受；問其故，亦不言，別而去。

疲龍

膠州王侍御，出使琉球。舟行海中，忽自雲際墮一巨龍，激水高數丈。龍半浮半沉，仰其首，以舟承頷；睛半含，嗒然若喪。闔舟大恐，停橈不敢少動。舟人曰：「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。」王懸敕於上。焚香共祝之。移時，悠然遂逝。舟方行，又一龍墮，如前狀。日凡三四。又逾日，舟人命多備白米，戒曰：「去清水潭不遠矣。如有所見，但糝米於水，寂無譁。」俄至一處，水清澈底。下有群龍，五色，如盆如甕，條條盡伏。有蜿蜒者，鱗鬣爪牙，歷歷可數。眾神魂俱喪，閉息含眸，不惟不敢窺，並不能動。惟舟人握米自撒。久之見海波深黑，始有呻者。因問擲米之故，答曰：「龍畏蛆，恐入其甲。白米類蛆，故龍見輒伏，舟行其上，可無害也。」

真生

長安士人賈子龍，偶過鄰巷，見一客，風度灑如。問之，則真生，咸陽僦寓者也。心慕之。明日，往投刺，適值其亡；凡三謁，皆不遇。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，真走避不出；賈搜之始出。促膝傾談，大相知悅。賈就逆旅，遣僮行沽。真又善飲，能雅謔，樂甚。酒欲盡，真搜篋出飲器，玉卮無當，注杯酒其中，盎然已滿；以小琖挹取入壺，並無少減。賈異之，堅求其術。真曰：「我不願相見者，君無他短，但貪心未淨耳。此乃仙家隱術，何能相授。」賈曰：「冤哉！我何貪，問萌奢想者，徒以貧耳。」一笑而散。由是往來無間，形骸盡忘。每值乏窘，真輒出黑石一塊，吹咒其上，以磨瓦礫，立刻化為白金，便以贈生；僅足所用，未嘗贏餘。賈每求益。真曰：「我言君貪，如何，如何！」賈思明告必不可得，將乘其醉睡，竊石而要之。一日，飲既臥，賈潛起，搜諸衣底。真覺之曰：「子真喪心，不可處也！」遂辭別，移居而去。後年餘，賈遊河干，見一石瑩潔，絕類真生物。拾之，珍藏若寶。過數日，真忽至，惘然若有所失。賈慰問之。真曰：「君前所見，乃仙人點金石也。曩從抱真子游，彼憐我介，以此相貽。醉後失去，隱卜當在君所。如有還帶之恩，不敢忘報。」賈笑曰：「僕生平不敢欺友朋，誠如所卜。但知管仲之貧者，莫如鮑叔，君且奈何？」真請以白金為贈。賈曰：「白金非少，但授我口訣，一親試之，無憾矣。」真恐其寡信。賈曰：「君自仙人，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！」真授其訣。賈顧砌上有巨石，將試之。真掣其肘，不聽前。賈乃俯掬半磚，置砧上曰：「若此者，非多耶？」真乃聽之。賈不磨磚而磨砧；真變色欲與爭，而砧已化為渾金。反石於真。真嘆曰：「業如此，復何言。然妄以福祿加人，必遭天譴。如道我罪，施材百具，絮衣百領，肯之乎？」賈曰：「僕所以欲得錢者，原非欲窖藏之也。君尚視我為守錢鹵耶？」真喜而去。賈得金，且施且賣；不三年，施數已滿。真忽至，握手曰：「君信義人也！別後被福神奏帝，削去仙籍；蒙君博施，今以功德消罪。愿勉之，勿替也。」賈問真係天上何曹。曰：「我乃有道之狐耳。出身綦微。不堪孽累，故生平自愛，一毫不敢妄作。」賈為設酒，遂與懼飲如初。賈至九十餘，狐猶時至其家。

長山某，賣解信藥，即垂危，灌之無不活；然祕其方，即戚好不傳也。一日，以株累被逮。妻弟餉獄中，隱置信焉。坐待食已而後告之。不信。少頃，腹中潰動，始大驚，罵曰：「畜產速行！家中雖有藥末，恐道遠難俟；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為末，清水一瓊，速將來！」妻弟如其教。迨覓至，某已嘔瀉欲死，急投之，立刻而安。其方自此遂傳。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。

布商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廢寺，見其院宇零落，歎悼不已。僧在側曰：「今如有善信，暫起山門，亦佛面之光。」客慨然自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，款待殷勤。即而舉內外殿閣，並請裝修；客辭以不能。僧固強之，詞色悍怒。客懼，請即傾囊，於是倒裝而出，悉授僧。將行，僧止之曰：「君竭貲實非所願，得毋甘心於我乎？不如先之。」遂握刀相向。客哀求切，弗聽；請自經，許之。遍置暗室而迫促之。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，遙見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。下馬入寺，前後冥搜，竟不得。至暗室所，嚴扃雙扉，僧不肯開，託以妖異。將軍怒，斬關入，則見客縊梁上。救之，片時復甦，詰得其情。又械問女子所在，實則烏有，蓋神佛現化也。殺僧，財物仍以歸客。客益募修廟宇，由此香火大盛。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。

彭二掙

禹城韓公甫自言：「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，忽回首不見之，惟空囊隨行。但聞號救甚急，細聽則在被囊中。近視囊內纍然，雖則偏重，亦不得墮。欲出之，則囊口縫紉甚密；以刀斷線，始見彭犬臥其中，既出，問何以入，亦茫不自知。蓋其家有狐為祟，事如此類甚多云。」

何仙

長山王公子瑞亭，能以乩卜。乩神自稱何仙，為純陽弟子，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。每降，輒與人論文作詩。李太史質君師事之，丹黃課藝，理緒明切；太史揣摩成，賴何仙力居多焉，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。然為人決疑難事，多憑理，不甚言休咎。辛未歲，朱文宗案臨濟南，試後，諸友請決等第。何仙索試藝，悉月旦之。座中有與樂陵李竹相善者，李固好學深思之士，眾屬望之，因出其文，代為之請。乩註云：「一等。」少間，又書云：「適評李生，據文為斷。然此生運氣大晦，應犯夏楚。異哉！文與數適不相符，豈文宗不論文耶？諸公少待，試一往探之。」少頃，又書云：「我適至提學署中，見文宗公事旁午，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。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，粟生、例監，都在其中，前世全無根氣，大半餓鬼道中游魂，乞食於四方者也。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，損其目之精氣，如人久在洞中，乍出，則天地異色，無正明也。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，閱卷分曹，恐不能適相值耳。」眾問挽回之術。書云：「其術至實，人所共曉，何必問？」眾會其意，以告李。李懼，以文質孫太史子未，且訴以兆。太史贊其文，因解其

惑。李以太史海內宗匠，心益壯，乩語不復置懷。後案發，竟居四等。太史大駭，取其文復閱之，殊無疵摘。評云：「石門公祖，素有文名，必不悠謬至此。是必幕中醉漢，不識句讀者所為。」於是眾益服何仙之神，共焚香祝謝之。乩書曰：「李生勿以暫時之屈，遂懷慚作。當多寫試卷，益暴之，明歲可得優等。」李如其教。久之署中頗聞，懸牌特慰之。次歲果列前名，其靈應如此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幕中多此輩客，無怪京都醜婦巷中，至夕無閒床也。嗚呼！」

牛同人

（上缺）牛過父室，則翁臥床上未醒，以此知為狐。怒曰：「狐可忍也，胡敗我倫！關聖號為『伏魔』，今何在，而任此類橫行！」因作表上玉帝，內微訴關帝之不職。久之，關帝忽聞空中喊嘶聲，則關帝也。怒叱曰：「書生何得無禮！我豈肯掌為汝家驅狐耶？若稟訴不行，咎怨何辭矣。」即令杖牛二十，股肉幾脫。少間，有黑面將軍縛一狐至，牽之而去，其怪遂絕。後三年，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，百術不能遣。狐語女曰：「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。」游擊亦不知牛何里，無可物色。適提學按臨，牛赴試，在省偶被營兵恣辱，忿愬游擊之門。游擊一聞其名，不勝驚喜，僂僂甚恭。立捉兵至，摑責盡法。已，乃實告以情。牛不得已，為之呈告關帝。俄頃，見金甲神降於其家。狐方在室，顏猝變，現形如犬，遶屋噪竄。旋出自投階下。神言：「前帝不忍誅，今再犯不赦矣！」繫繫馬頸而去。

神女

米生者，閩人，傳者忘其名字、郡邑。偶入郡，醉過市廛，聞高門中簫鼓如雷。問之居人，云是開壽筵者，然門庭亦殊清寂。聽之，笙歌繁響。醉中雅愛樂之，並不問其何家，即街頭市祝儀，投晚生刺焉。或見其衣冠樸陋，便問：「君係此翁何親？」答言：「無之。」或言：「此流寓者，僑居於此，不審何官，甚貴倨也。既非親屬，將何求？」生聞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無何，兩少年出逆客，華裳眩目，丰采都雅，揖生入。見一叟南向坐，東西列數筵，客六七人，皆似貴胄；見生至，盡起為禮，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與周旋，而叟殊不離席。兩少年致詞曰：「家君衰邁，起拜良艱，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。」生遜謝而罷。遂增一筵於上，與叟接席。未幾，女樂作於下。座後設琉璃屏，以幃內眷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復可以傾談。筵將終，兩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勸客，杯可容三斗，生有難色；然見客受，亦受。頃刻四顧，主客盡醺；生不得已，亦強盡之。少年復斟。生覺德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強挽其裾。生大醉過地，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視，賓客盡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別而歸。後再過其門，則已遷去矣。自郡歸，偶適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飲。視之，不識；姑從之入，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。問其人，乃諸姓，市中磨鏡者也。問：「何相識？」曰：「前日上壽者，君識之否？」生言：「不識。」諸言：「予出入其門最稔。翁，傳姓，但不知何省何官。先生上壽時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識之也。」日暮，飲散。鮑莊夜死於途。鮑父不識諸，執名訟生。檢得鮑莊體有重傷，生以謀殺論死，備歷械梏；以諸未獲，罪無申證，頌繫之。年餘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冤，出之。家中田產蕩盡，而衣巾革履，冀其可以辨復，於是攜囊入郡。日將暮，步履頗殆，休於路側。遙見小車來，二青衣夾隨之。既過，忽命停輿。車中不知何言。俄一青衣問生：「君非米姓乎？」生驚起諾之。問：「何貧窶若此？」生告以故。又問：「安之？」又告之。青衣去，向車中語；俄復返，請生至車前。車中以纖手奉簾，微睨之，絕代佳人也。謂生曰：「君不幸得無妄之禍，聞之太息。今日學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，途中無可解贈，……」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「此物可贖百金，請緘藏之。」生下拜，欲問官闕，車行甚疾，其去已遠，不解何人。執花懸想，上綴明珠，非凡物也。珍藏而行。至郡，投狀，上下勒索甚苦；出花展視，不忍置去，遂歸。歸而無家，依於兄嫂。幸兄賢，為之經紀，貧不廢讀。過歲，赴郡應童子試，誤入深

山。會清明節，游人甚眾。有數女騎來，內一女郎，即曩年車中人也。見生停驂，問其所往。生具以對。女驚曰：「君衣頂尚未復耶？」生慘然於衣下出珠花，曰：「不忍棄此，故猶童子也。」女郎暈紅上頰。既，囑坐待路隅，款段而去。久之，一婢馳馬來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「娘子言：今日學使之門如市，贈白金二百，為進取之資。」生辭曰：「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撻芹非難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繪一小像，焚香供之，足矣。」婢不顧，委地下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頗充，然終不屑夤緣。後入邑庠第一。以金授兄；兄善居積，三年，舊業盡復。適閩中巡撫為生祖門人，優卹甚厚，兄弟稱巨家矣。然生素清鯁，雖屬大僚通家，而未嘗有所干謁。一日，有客裘馬至門，都無識者。出視，則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問闊。治具相款。客辭以冗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陳，公子起而請聞，相將入內，拜伏於地。生驚問：「何事？」愴然曰：「家君適罹大禍，欲有求於撫臺，非兄不可。」生辭曰：「渠雖世誼，而以私干人，生平所不為也。」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厲色曰：「小生與公子，一飲之知交耳，何遂以喪節強人！」公子大慚，起而別去。越日，方獨坐，有青衣人入，視之，即山中贈金者。生方驚起，青衣曰：「君忘珠花否？」生曰：「唯唯，不敢忘！」曰：「昨公子，即娘子胞兄也。」生聞之，竊喜，偽曰：「此難相信。若得娘子親見一言，則油鼎可蹈耳；不然，不敢奉命。」青衣出，馳馬而去。更盡復返，扣扉入曰：「娘子來矣！」言未已，女郎慘然入，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語。生拜曰：「小生非卿，無以有今日。但有驅策，敢不惟命！」女曰：「受人求者常驕人，求人者常畏人。中夜奔波，生平何解此苦，祇以畏人故耳，亦復何言！」生慰之曰：「小生所以不遽諾者，恐過此一見為難耳。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」因挽其祛。隱抑搔之。女怒曰：「子誠敵人也！不念疇昔之義，而欲乘人之厄。予過矣！予過矣！」忿然而出，登車欲去，生追出謝過，長跪而要遮之。青衣亦為緩頰。女意稍解，就車中謂生曰：「實告君：妾非人，乃神女也。家君為南岳都理司，偶失禮於地官，將達帝聽；非本地都人官印信，不可解也。君如不忘舊義，以黃紙一幅，為妾求之。」言已，車發遂去。生歸，悚懼不已。乃假驅崇，言於巡撫。巡撫謂其事近巫蠱，不許。生以厚金賂其心腹，諾之，而未得其便也。既歸，青衣候門，生具告之，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曰：「歸語娘子：如事不諧，我以身命殉之！」既歸，終夜輾轉，不

知計之所出。適院署有寵姬購珠，乃以珠花獻之。姬大悅，竊印為生嵌之。懷歸，青衣適至。笑曰：「幸不辱命。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還為主人棄之矣！」因告以情；且曰：「黃金拋置，我都不惜；寄語娘子：珠花須要償也！」逾數日，傅公子登堂申謝，納黃金百兩。生作色曰：「所以然者，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；不然，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！」再強之，聲色益厲。公子慚而去，曰：「此事殊未了！」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進明珠百顆，曰：「此足以償珠花否耶？」生曰：「重花者，非貴珠也。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，直須賣作富家翁耳，什襲而甘貧賤，何為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，幸得報洪恩於萬一，死無憾矣！」青衣置珠案間，生朝拜而後卻之。越數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肴酒。公子使從人入廚下，自行烹調，相對縱飲，懼若一家。有客餽苦糯，公子飲而美之，引盡百瓊，面頰微頰。乃謂生曰：「君貞介士，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釵多矣。家君感大德，無以相報，欲以妹子附為婚姻，恐以幽明見嫌也。」生喜懼非常，不知所對。公子辭而出，曰：「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鉤辰，天孫有少女下嫁，吉期也，可備青廬。」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無異常人。三日後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，大小皆有餽賞。又最賢，事嫂如姑。數年不育，勸納副室，生不肯。適兄賣於江淮，為買少姬而歸。姬，顧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婦皆喜。見髻上插珠花，甚似當年故物；摘視，果然。異而詰之。答云：「昔有巡撫愛妾死，其婢盜出鬻於市，先人廉其直，買而歸。妾愛之。先人無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無不得。後父死家落，妾寄養於顧媪之家；顧，妾姨行，見珠，屢欲售去，妾投井覓死，故至今猶存也。」夫婦歎曰：「十年之物，復歸故主，豈非數哉！」女另出珠花一朵，曰：「此物久無偶矣！」因並賜之，親為簪於髻上。姬退，問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諱言之。陰語生曰：「妾視娘子，非人間人也；其眉目間有神氣。昨簪花時，得近視，其美麗出於肌裏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。」生笑之。姬曰：「君勿言，妾將試之：如其神，但有所須，無人處焚香以求，彼當自知。」女郎繡襪精

工，博士愛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即闔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檢篋中，出襪，遣婢贈博士。生見之而笑。女問故，以實告。女曰：「黠哉婢乎！」因其慧，益憐愛之；然博士益恭，味爽時，必熏沐以朝。後博士一舉兩男，兩人分字之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猶如處子。生抱病，女鳩匠為材，令寬大倍於尋常。既死，女不哭；男女他適，則女已入材中死矣。因並葬之。至今傳為「大材冢」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則神矣，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術歟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！」

湘裙

晏仲，陝西延安人。與兄伯同居，友愛敦篤。伯三十而卒，無嗣；妻亦繼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子，則以一子為兄後。甫舉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繼室不卹其子，將購一妾。鄰村有貨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稱意，情緒無聊，被友人留酌，醺醉而歸。途中遇故窗友梁生，握手殷殷，邀過其家。醉中忘其已死，從之而去。入其門，並非舊第，疑而問之。曰：「新移此耳。」入而謀酒，則家釀已竭，囑仲坐待，挈瓶往沽。仲出立門外以俟之。見一婦人控驢而過，有童子隨之，年可八九歲，面目神色，絕類其兄。心惻然動，急委綴之。便問童子何姓。答言：「姓晏。」仲益驚，又問：「汝父何名。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言次，已至其門，婦人下驢入。仲執童子曰：「汝父在家否？」童諾而入。

頃之，一媼出窺，真其嫂也。訝叔何來。仲大悲，隨之而入。見廬落亦復整頓。因問：「兄何在？」曰：「責負未歸。」問：「跨驢者何人？」曰：「此汝兄妾甘氏，生兩男矣。長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見者阿小。」坐久，酒漸解，始悟所見皆鬼。以兄弟情切，即亦不懼。嫂溫酒治具。仲急欲見兄，促阿小覓之。良久，哭而歸曰：「李家負欠不還，反與父鬪。」仲聞之，與阿小奔去。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奮拳直入，當者盡踣。急救兄起，敵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無算，始起。執兄手，頓足哀泣；兄亦泣。既歸，舉家慰問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慶。

居無何，一少年入，年約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「大哥地下有兩男子，而墳墓不掃；弟又子少而鰥，奈何？」伯亦悽惻。嫂謂伯曰：「遣阿小從叔去，亦得。」阿小聞言，依叔肘下，眷戀不去。仲撫之，倍益酸辛。問：「汝樂從否？」答云：「樂從。」仲念鬼雖非人，慰情亦勝無也，因為解顏。伯曰：「從去，但勿嬌慣，宜啖以血肉，驅向日中曝之，午過乃已。六七歲兒，歷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壽耳。」言間，門外有少女窺聽，意致溫婉。仲疑為兄女，便以問兄。兄曰：「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無歸，寄養十年矣。」問：「已字否？」伯云：「尚未。近有媒議東村田家。」女在窗外小語曰：「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」仲頗有動於中，而未便明言。既而伯起，設榻於齋，止弟宿。仲雅不欲留，而意戀湘裙，將設法以窺兄意，遂別兄就榻。

時方初春，天氣候猶寒，齋中夙無煙火，森然起粟。對燭冷坐，思得小飲。俄而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羹斗酒置案上。仲喜極，問誰之為。答云：「湘姨。」酒將盡，又以灰覆盆火，擲床下。仲問：「爹娘寢乎？」曰：「睡已久矣。」「汝寢何所？」曰：「與湘姨共榻耳。」阿小俟眠，乃掩門去。仲念湘裙惠而解意，益愛慕之；又以其能撫阿小，欲得之心益堅。輾轉床頭，終夜不寐。早起，告兄曰：「弟子然無偶，煩大哥留意也。」伯曰：「吾家非一瓢一擔者，物色當自有人。地下即有佳麗，恐於弟無所利益。」仲曰：「古人亦有鬼妻，何害？」伯似會意，便言：「湘裙亦佳。但以巨針刺人迎，血出不止者，便為生人妻，何得草草。」仲曰：「得湘裙撫阿小，亦得。」伯但搖首。仲求之不已。嫂曰：「試捉湘裙強刺驗之，不可乃已。」遂握針出。門外遇湘裙，急捉其腕，則血痕猶溼，蓋聞伯言時，早自試之矣。嫂釋手而笑，反告伯曰：「渠作有意喬才久矣，尚為之代慮耶？」妾聞之怒，趨近湘裙，以指刺眶而罵曰：「淫婢不羞！欲從阿叔奔走耶？我定不如其願！」湘裙愧憤，哭欲覓死，舉家騰沸。仲乃大慚，別兄嫂，率阿小而出。兄曰：「弟姑去；阿小勿使復來，恐損其生氣也。」仲諾之。

既歸，偽增其年，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。眾以其貌酷類，亦信為伯遺體。仲教之讀，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。初以為苦，久而漸安。六月中，几案灼人，而兒戲且讀，殊無少怨。兒甚惠，日盡半卷，夜與叔抵足，恆背誦之。仲甚慰。又以不忘湘裙，故不復作「燕樓」想矣。一日，雙媒來為阿小議婚，中饋無人，心甚躁急。忽甘嫂自外入曰：「阿叔勿怪，吾送湘裙至矣。緣婢子不識羞，我故挫辱之。叔如此表表，而不相從，更欲從何人者？」見湘裙立其後，心甚歡悅。肅嫂坐；具述有客在堂，乃趨出。少間復入，則甘氏已去。湘裙卸妝入廚下，刀砧盈耳矣。俄而肴載羅列，烹飪得宜。客去，仲入，見湘裙凝妝坐室中，遂與交拜成禮。至晚，女仍欲與阿小共宿。仲曰：「我欲以陽氣溫之，不可離也。」

因置女別室，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。湘裙撫前子如己出，仲益賢之。一夕，夫妻款洽，仲戲問：「陰世有佳人否？」女思良久，答曰：「未見。惟鄰女葳靈仙，群以為美；顧貌亦猶人，要善修飾耳。與妾往還最久，心中竊鄙其蕩也。如欲見之，頃刻可致。但此等人，未可招惹。」仲急欲一見。女把筆似欲作書，既而擲管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強之再四，乃曰：「勿為所惑。」仲諾之。遂裂紙作數畫若符，於門外焚之。少時，簾動鉤鳴，吃吃作笑聲。女起曳入，高髻雲翹，殆類畫圖。扶坐床頭，酌酒相敘。初見仲，猶以紅袖掩口，不甚縱談；數瓊後，嬉狎無忌，漸伸一足壓仲衣。仲心迷亂，不知魂之所舍。目前唯礙湘裙；湘裙又故防之，頃刻不離於側。葳靈仙忽起，舉簾而出；湘裙從之，仲亦從之。葳靈仙握仲，趨入他室。湘裙甚恨，而無可如何，憤然歸室，聽其所為而已。既而仲入，湘裙責之曰：「不聽我言，後恐卻之不得耳。」仲疑其妒，不樂而散。

次夕，葳靈仙不自召來。湘裙甚厭見之，傲不為禮；仙竟與仲相將而去。如此數夕。女望其來，則詬辱之，而亦不能卻也。月餘，仲病不起，始大悔，喚湘裙與共寢處，冀可避之；晝夜防稍懈，則人鬼已在陽臺。湘裙操杖逐之，鬼忿與爭，湘裙荏弱，手足皆為所傷。仲寢以沉困。湘裙泣曰：「吾何以見吾姊乎！」又數日，仲冥然遂死。初見二隸執牒入，不覺從去。至途患無資斧，邀隸便道過兄所。兄見之，驚駭失色，問：「弟近何作？」仲曰：「無他，但有鬼病耳。」實告之。兄曰：「是矣。」乃出白金一裹，謂隸曰：「姑笑納之。吾弟罪不應死，請釋歸，我使豚子從去，或無不諧。」便喚阿大陪隸飲。反身入家，遍告以故。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。俄至，見仲欲遁。伯揪返罵曰：「淫婢！生為蕩婦，死為賤鬼，不齒群眾久矣；又崇吾弟耶！」立批之，雲鬢蓬飛，妖容頓減。久之，一嫗來，伏地哀懇。伯又責嫗縱女宣淫，訶詈移時，始令與女俱去。伯乃送仲出，飄忽間已抵家門，直抵臥室，豁然若寤，始知適間之已死也。伯責湘裙曰：「我與若姊，調汝賢能，故使從吾弟；反欲促吾弟死耶！設非名分之嫌，便當撻楚！」湘裙慚懼啜泣，望伯伏謝。伯顧阿小喜曰：「兒居然生人矣！」湘裙欲出作黍，伯辭曰：「弟事未辦，我不遑暇。」阿小年十三，漸知戀父；見父出，零涕從之。父曰：「從叔最樂，我行復來耳。」轉身遂逝，自此不復通聞問矣。後阿小娶婦，生一子，亦年三十而卒。仲撫其孤，如姪生時。仲年八十，其子二十餘矣，乃析之。湘裙無所出。一日，謂仲曰：「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？」盛妝上床而歿。仲亦不哀，半年亦歿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友愛如仲，幾人哉！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。陽絕陰嗣，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；在人無此理，在天寧有此數乎？地下生子，願承前業者，想亦不少；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，不肯收恤耳！」

三生

湖南某，能記前生三世。一世為令尹，闖場入簾。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，憤懣而卒，至陰司執卷訟之。此狀一投，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，推興為首，聚散成群。某被攝去，相與對質。閻羅便問：「某既衡文，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？」某辨言：「上有總裁，某不過奉行耳。」閻羅即發一簽，往拘主司。久之，勾至。閻羅即述某言。主司曰：「某不過總其大成；雖有佳章，而房官不

薦，吾何由而見之也？」閻羅曰：「此不得相諉，其失職均也，例合答。」方將施刑，興不滿志，戛然大號；兩墀諸鬼，萬聲鳴和。閻羅問故，興抗言曰：「答罪太輕，是必掘其雙睛，以為不識文字之報。」閻羅不肯，眾呼益厲。閻羅曰：「彼非不欲得佳文，特其所見鄙耳。」眾又請剖其心。閻羅不得已，使人褫去袍服，以白刃劊胸，兩人瀝血鳴嘶。眾始大快，皆曰：「吾輩抑鬱泉下，未有能一伸此氣者；今得與先生，怨氣都消矣。」闕然遂散。某受剖已，押投陝西為庶人子。年二十餘，值土寇大作，陷入賊中。有兵巡道往平賊，俘擄甚眾，某亦在中。心猶自揣非賊，冀可辯釋。及見堂上官，亦年二十餘，細視，則興生也。驚曰：「吾合盡矣！」既而俘者盡釋，惟某後至，不容置辨，竟斬之。某至陰司投狀訟興。閻羅不即拘，待其祿盡，遲之三十年，興始至，面質之。興以草菅人命，罰作畜。稽某所為，曾撻其父母，其罪維均。某恐來生再報，請為大畜。閻羅判為大犬，興為小犬。某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。一日，臥街頭，有客自南中來，攜金毛犬，大如狸。某視之，興也。心易其小，齧之。小犬齧其喉下，繫綴如鈴。大犬擺撲噪竄，市人解之不得。俄頃，俱斃。並至冥司，互有爭論。閻羅曰：「冤冤相報，何時可已。今為若解之。」乃判興來世為某婿。某生慶雲，二十八舉於鄉。生一女，嫻靜娟好，世族爭委禽焉。某皆弗許。偶過臨郡，值學使發落諸生，其第一卷李姓，實興也。遂挽至旅舍，優厚之。問其家，適無偶，遂訂姻好。人皆謂某憐才，而不知有夙因也。既而娶女去，相得甚歡。然婿恃才輒侮翁，恆隔歲不一至其門。翁亦耐之。後婿中歲偃蹇，苦不得售，翁百計為之營謀，始得志於名場。由此和好如父子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被黜而三世不解，怨毒之甚至此哉！閻羅之調停固善；然墀下千萬眾，如此紛紛，勿亦天下之愛婿，皆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？」

長亭

石太璞，秦山人，好厭禳之術。有道士遇之，賞其慧，納為弟子。啟牙籤，出二卷，上卷驅狐，下卷驅鬼，乃以下卷授之，曰：「虔奉此書，衣食佳麗皆有之。」問其姓名，曰：「吾汴城北村玄帝觀王赤城也。」留數日，盡傳其訣。石由此精於符籙，委贄者踵接於門。一日，有叟來，自稱翁姓，炫陳幣帛，謂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親詣。石聞病危，辭不受贄，姑與俱往。十餘里入山村，至其家，廊舍華好。入室，見少女臥敷幃中，婢以鉤挂帳。望之年十四五許，支綴於床，形容已槁。近臨之，忽開目云：「良醫至矣。」舉家皆喜，謂其不語已數日矣。石乃出，因詰病狀。叟言：「日晝見少年來，與共寢處，捉之已杳，少間復至，意其為鬼。」石曰：「其鬼也，驅之匪難；恐其是狐，則非余所敢知矣。」叟云：「必非必非。」石授以符，是夕宿於其家。夜分，有少年入，衣冠整肅。石疑是主人眷屬，起而問之。曰：「我鬼也。翁家盡狐。偶悅其女紅亭，姑止焉。鬼為狐崇，陰鷲無傷，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？女之姊長亭，光豔尤絕。敬留全璧，以待高賢。彼如許字，方可為之施治；爾時我當自去。」石諾之。是夜，少年不復至，女頓醒。天明，叟喜，以告石，請石入視。石焚舊符，乃坐診之。見繡幕有女郎，麗若天人，心知其長亭也。診已，索水灑幃。女郎急以碗水付之，蹀躞之間，意動神流。石生此際，心殊不在鬼矣。出辭叟，託製藥去，數日不返。鬼益肆，除長亭外，子婦婢女，俱被淫惑。又以僕馬招石，石託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。石故作病股狀，扶杖而出。叟拜已，問故。曰：「此鏢之難也！曩夜婢子登榻，傾跌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。」叟問：「何久不續？」石曰：「恨不得清門如翁者。」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「病瘥當自至，無煩玉趾也。」又數日，叟復來；石跛而見之。叟慰問三數語，便曰：「頃與荆人言，君如驅鬼去，使舉家安枕，小女長亭，年十七矣，願遣奉事君子。」石喜，頓首於地。乃謂叟：「雅意若此，病軀何敢復愛。」立刻出門，並騎而去。入視崇者既畢，石恐背約，請與媪盟。媪遽出曰：「先生何見疑也？」即以長亭所插金簪，授石為信。石朝拜之。已，乃遍集家人，悉為祓除。惟長亭深匿無跡；遂寫一佩符，使人持贈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盡滅，惟紅亭呻吟未已，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石欲起辭，叟挽止股懇。至晚，肴核羅列，勸酬殊切。漏二下，主人乃辭客去。石方就枕，聞叩扉甚急；起視，則長亭掩入，辭氣倉皇，言：「吾家欲以白刃相仇，可急遁！」言已，逡巡身去。石戰懼無色，越垣

急竄。遙見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則里人夜獵者也。喜。待獵畢，乃與俱歸。心懷怨憤，無之可伸，思欲之汴城尋赤城，而家有老父，病廢已久，日夜籌思，莫決進止。忽一日，雙輿至門，則翁媪送長亭至，謂石曰：「曩夜之歸，胡再不謀？」石見長亭，怨恨都消，故亦隱而不發。媪促兩人庭拜訖。石將設筵，辭曰：「我非閒人，不能坐享甘旨。我家老子昏髦，倘有不悉，郎肯為長亭一念老身，為幸多矣。」登車遂去。蓋殺婿之謀，媪不之聞；及迫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。頗不能平，與叟日相詬誶；長亭亦飲泣不食。媪強送女來，非翁意也。長亭入門，詰之，始知其故。過兩三月，翁家取女歸寧。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女自此時一涕零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名慧兒，買乳媪哺之。然兒善啼，夜必歸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輿來，言媪思女甚。長亭益悲，石不忍復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，長亭乃自歸。別時，以一月為期，既而半載無耗。遣人往探之，則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餘，望想都絕；而兒啼終夜，寸心如割。既而石父又病卒，倍益哀傷；因而病憊，苦次彌留，不能受賓朋之弔。方昏憤間，忽聞婦人哭入。視之，則繚經者長亭也。石大悲，一慟遂絕。婢驚呼，女始啜泣，撫之良久，始漸甦。自疑已死，謂相聚於冥中。」女曰：「非也。妾不孝，不能得嚴父心，尼歸三載，誠所負心。適家人由海東經此，得翁凶問。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，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。妾來時，母知而父不知也。」言間，兒投懷中。言已，始撫之，泣曰：「我有父，兒無母矣！」兒亦嗷嗷，一室掩泣。女起，經理家政，柩前牲盛潔備，石乃大慰。而病久，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請石外兄款治弔客。喪既閉，石始杖而能起，相與營謀齋葬。葬已，女欲辭歸，以受背父之譴。夫挽兒去，隱忍而止。未幾，有人來告母病，乃謂石曰：「妾為君父來，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？」石許之。女使乳媪抱兒他適，涕洟出門而去。去後，數年不返。石父子漸亦忘之。一日，味爽啟扉，則長亭飄入。石方駭問，女戚然坐榻上，嘆曰：「生長閩閩，視一里為遙；今一日夜而奔千里，殆矣！」細詰之，女欲言復止。請之不已，哭曰：「今為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。邇年徙居晉界，僦居趙搢紳之第。主客交最善，以紅亭妻其公子。公子數捕蕩，家庭頗不相安。妹歸告父；父留之，半年不令還。公子忿恨，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，遣神綰鎖，縛老父去。一門大駭，頃刻四散矣。」石聞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「彼雖不仁，妾之父也。妾與君琴瑟數年，止有相好而無相尤。今日人亡家敗，百口流離，即不為父傷，寧不為妾乎！聞之忡舞，更無片語相慰藉，何不義也！」拂袖而出。石追謝之，亦已渺矣。悵然自悔，拚已決絕。過二三日，媪與女俱來，石喜慰問。母女俱伏。驚而詢之，母子俱哭。女曰：「妾負氣而去，今不能自堅，又卻求人，復何顏矣！」石曰：「岳固非人；母之惠，卿之情，所不忘也。然聞禍而樂，亦猶人情，卿何不能暫忍？」女曰：「頃於途中遇母，始知繫吾父者，蓋君師也。」石曰：「果爾，亦大易。然翁不歸，則卿之父子離散；恐翁歸，則卿之夫泣兒悲也。」媪矢以自明，女亦誓以相報。石乃即刻治任如汴，詢至玄帝觀，則赤城歸未久。入而參之。便問：「何來？」石視廚下一老狐，孔前股而繫之。笑曰：「弟子之來，為此老魅。」赤城詰之，曰：「是吾岳也。」因以實告。道士謂其狡詐，不肯輕釋。固請，乃許之。石因備述其詐，狐聞之，塞身入灶，似有慚狀。道士笑曰：「彼羞惡之心，未盡亡也。」石起，牽之而出，以刀斷索抽之。狐痛極，齒齧齟齬。石不遽抽，而頓挫之，笑問曰：「翁痛之，勿抽可耶？」狐睛閃閃，似有慍色。既釋，搖尾出觀而去。石辭歸。三日前，已有人報叟信，媪先去，留女待石。石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曰：「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」女曰：「今復遷還故居矣，村舍鄰邇，音問可以不梗。妾欲歸省，三日可旋，君信之否？」曰：「兒生而無母，未便瘍折。我日日歸居，習已成慣。今不似趙公子，而反德報之，所以為卿者盡矣。如其不還，在卿為負義，道里雖近，當亦不復過問，何不信之與有？」女次日去，二日即返。問：「何速？」曰：「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，未能忘懷，言之絮絮；妾不欲復聞，故早來也。」自此閩中之往來無間，而翁婿間尚不通甲屨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狐情反覆，謫詐已甚。悔婚之事，兩女而一轍，詭可知矣。然要而婚之，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。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；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，何怪其沒齒不忘也！天下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，類如此。」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東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。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，羊先死；數年，廉病垂危，謂人曰：「羊某今賄冥使撈我矣。」俄而身亦腫，號呼遂死，席慘怛不食，曰：「我父樸訥，今見陵於強鬼；我將赴地下，代伸冤氣耳。」自此不復言，時坐時立，狀類癡，蓋魂已離舍矣。席覺初出門，莫知所往，但見路有行人，便問城邑。少選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獄中。至獄門，遙見父臥簷下，似甚狼狽；舉目見子，潸然涕流。便謂：「獄吏悉受賂囑，日夜撈掠，脛股摧殘甚矣！」席怒，大罵獄吏：「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」遂出，抽筆為詞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懼，內外賄通，始出質理。城隍以所告無據，頗不直席。席忿氣無所復伸，冥行百餘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狀，告之郡司。遲之半月，始得質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備受械梏，慘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訟，遣役押送歸家。役至門辭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訴郡邑之酷貪。冥王立拘質對。二官密遣腹心，與席關說，許以千金。席不聽。過數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「君負氣已甚，官府求和而執不從，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，恐事殆矣。」席以道路之口，猶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喚入。升堂，見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詞，命答二十。席厲聲問：「小人何罪？」冥王漠若不聞。席受答，喊曰：「受答允當，誰教我無錢耶！」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兩鬼捽席下，見東墻有鐵床，熾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脫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復揉捺之。痛極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約一時許，鬼曰：「可矣。」遂扶起，促使下床著衣，猶幸跛而能行。復至堂上，冥王問：「敢再訟乎？」席曰：「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訟，是欺王也。必訟！」又問：「訟何詞？」席曰：「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」冥王又怒，命以鋸解其體。二鬼拉去，見立木，高八九尺許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上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將就縛，忽堂上大呼「席某」，二鬼即復押回。冥王又問：「尚敢訟否？」答云：「必訟！」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夾席，縛木上。鋸方下，覺頂腦漸闕，痛不可禁，顧亦忍而不號。聞鬼曰：「壯哉此漢！」鋸隆隆然尋至胸下。又聞一鬼云：「此人大孝無辜，鋸令稍偏，勿損其心。」遂覺鋸鋒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頃，半身闕矣。板解，兩身俱仆。鬼上堂大聲以報。堂上傳呼，令合身來見。二鬼即推令復合，曳使行。席覺鋸縫一道，痛欲復裂，半步而踉。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，曰：「贈此以報汝孝。」受而束之，一身頓健，殊無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

冥王復問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「不訟矣。」冥王立命送還陽界。隸率出北門，指示歸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，奈無路可達帝聽。世傳灌口二郎為帝勳戚，其神聰明正直，訴之當有靈異。竊喜兩隸已去，遂轉身南向。奔馳間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「王疑汝不歸，今果然矣。」捽回復見冥王。竊意冥王益怒，禍必更慘；而王殊無厲容，謂席曰：「汝志誠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貴家，何用汝嗚呼為。今送汝歸，予以千金之產、期頤之壽，於願足乎？」乃註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親視之。席謝而下。鬼與俱出，至途，驅而罵曰：「奸猾賊！頻頻翻覆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當捉入大磨中，細細研之！」席張口叱曰：「鬼子胡為者！我性耐刀鋸，不耐撻楚。請反見王，王如令我自歸，亦復何勞相送。」乃返奔。二鬼懼，溫語勸回。席故蹇緩，行數步，輒憩路側。鬼含怒不敢復言。約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門半闕，鬼引與共坐；席便據門闕。二鬼乘其不備，推入門中。驚定自視，身已生為嬰兒。憤啼不乳，三日遂殤。魂搖搖不忘灌口，約奔數十里，忽見羽葆來，旛戟橫路。越道避之，因犯鹵簿，為前馬所執，繫送車前。仰見車中一少年，丰儀瑰瑋。問席：「何人？」席冤憤正無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當能作威福，因緬訴毒痛。車中人命釋其縛，使隨車行。俄至一處，官府十餘員，迎謁道左，車中人各有問訊。已而指席謂一官曰：「此下方人，正欲往愬，宜即為之剖決。」席詢之從者，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囑即二郎也。席視二郎，修軀多髯，不類世間所傳。九王既去，席從二郎至一官廨，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。少頃，檻車中有囚人出，則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當堂對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戰慄，狀若伏鼠。二郎援筆立判；頃之，傳下判語，令案中人共視之。判云：「勘得冥王者：職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應貞潔以率臣僚，不當貪墨以速官謗。而乃繫纏紫綬，徒誇品秩之尊；羊狼狼貪，竟玷人臣之節。斧敲斲，斲入木，婦子之皮骨皆空；鯨吞魚，魚食蝦，螻蟻之微生可憫。當掬西江之水，為爾湔腸；即燒東壁之床，請君入甕。城隍、郡司，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雖則職居下列，而盡瘁者不辭折腰；即或勢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應強項。乃上下其鷹鷂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貧；且飛揚其狙獪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賊而枉法，真人面而獸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暫罰冥死；所當脫皮換革，仍令胎生。隸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類。祇宜公門修行，庶還落蓍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彌天之孽？飛揚跋扈，狗臉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號，虎威斷九衢之路。肆淫威於冥界，咸知獄吏為尊；助酷虐於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懼。當於法場之內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湯鑊之中，撈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詐。金光蓋地，因使閻摩殿上，盡是陰霾；銅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無日月。餘腥猶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賞席生之孝。即押赴東岳施行。」又謂席廉：「念汝子孝義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賜陽壽三紀。」因使兩人送之歸里。席乃抄其判詞，途中父子共讀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蘇；令家人啟棺視父，僵尸猶冰，俟之終日，漸溫而活。及索抄詞，則已無矣。自此，家日益豐；三年間，良沃遍野；而羊氏子孫微矣，樓閣田產，盡為席有。里人或買其田者，夜夢神人叱之曰：「此席家物，汝烏得有之！」初未深信；既而種作，則終年升斗無所獲，於是復驚歸席。席父九十餘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人言淨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來，又烏知其所以去；而況死而又死，生而復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萬劫不移，異哉席生，何其偉也！」

素秋

俞慎，字謹庵，順天舊家子。赴試入都，舍於郊郭。時見對戶一少年，美如冠玉。心好之，漸近與語，風雅尤絕。大悅，捉臂邀至寓，便相款宴。審其姓氏，自言：「金陵人，姓俞，名士忱，字恂九。」公子聞與同姓，又益親洽，因訂為昆仲；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。明日，過其家，書舍光潔；然門庭踈落，更無廝僕。引公子入內，呼妹出拜，年十三四以來，肌膚瑩澈，粉玉無其白也。少頃，托茗獻客，似家中亦無婢媼。公子異之，數語遂出。由是友愛如胞。恂九無日不來寓所；或留共宿，則以弱妹無伴為辭。公子曰：「吾弟流寓千里，曾無應門之僮，兄妹纖弱，何以為生矣？計不如從我去，有斗舍可共棲止，如何？」恂九喜，約以闌後。試畢，恂九邀公子去，曰：「中秋月明如晝，妹子素秋，具有蔬酒，勿違其意。」竟挽入內。素秋出，略道溫涼，便入複室，下簾治具。少間，自出行炙。公子起曰：「妹子奔波，情何以忍！」素秋笑入。頃之，舉簾出，則一青衣婢捧壺；又一媼托梓進烹魚。公子訝曰：「此輩何來？不早從事，而煩妹子？」恂九微哂曰：「素秋又弄怪矣。」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，公子不解其故。既而筵終，婢媼徹器，公子適嗽，悞墮婢衣；婢墮睡而倒，碎碗流炙。視婢，則帛剪小人，僅四寸許。恂九大笑。素秋笑出，拾之而去。俄而婢復出，奔走如故，公子大異之。恂九曰：「此不過妹子幼時，卜紫姑之小技耳。」公子因問：「弟妹都已長成，何未婚姻？」答云：「先人即世，去留尚無定所，故此遲遲。」遂與商定行期，鬻宅，攜妹與公子俱西。既歸，除舍舍之；又遣一婢為之服役。公子妻，韓侍郎之猶女也，尤憐愛素秋，飲食共之。公子與恂九亦然。而恂九又最慧，目下十行，試作一藝，老宿不能及之。公子勸赴童子試。恂九曰：「姑為此業者，聊與君分苦耳。自審福薄，不堪仕進；且一入此途，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，故不為也。」居三年，公子又下第。恂九大為扼腕，奮然曰：「榜上一名，何遂艱難若此！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，故寧寂寂耳；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，不覺中熱，十九歲老童，當效駒馳也。」公子喜，試期，送入場，邑、郡、道皆第一。益與公子下帷攻苦。逾年科試，並為郡、邑冠軍。恂九名大謬，遠近爭婚之，恂九悉卻去。公子力勸之，乃以場後為解。無何，試畢，傾慕者爭錄其文，相與傳誦；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。榜既放，兄弟皆黜。時方對酌，公子尚強作嘍；恂九失色，酒盞傾墮，身仆案下。扶置榻

上，病已困殆。急呼妹至，張目謂公子曰：「吾兩人情雖如胞，實非同族。弟自分已登鬼籙。啣恩無可相報，素秋已長成，既蒙嫂氏撫愛，媵之可也。」公子作色曰：「是吾弟之亂命矣！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！」恂九泣下。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。恂九命舁至，力疾而入，囑妹曰：「我沒後，急闔棺，無令一人開視。」公子尚欲有言，而目已瞑矣。公子哀傷，如喪手足。然竊疑其囑異，俟素秋他出，啟而視之，則冠巾袍服如蛻；揭之，有蠹魚徑尺，僵臥其中。駭異間，素秋促入，慘然曰：「兄弟何所隔閡？所以然者，非避兄也；但恐傳布飛揚，妾亦不能久居耳。」公子曰：「禮緣情制；情之所在，異族何殊焉？妹寧不知我心乎？即中饋當無漏言，請勿慮。」遂速卜吉期，厚葬之。初，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，恂九不欲。既沒，公子商素秋，素秋不應。公子曰：「妹年已二十矣，長而不嫁，人其謂我何？」對曰：「若然，但惟兄命。然自顧無福相，不願入侯門，寒士而可。」公子曰：「諾。」不數日，冰媒相屬，卒無所可。先是，公子之妻弟韓荃來甲，得窺素秋，心愛悅之，欲購作小妻。謀之姊，姊急戒勿言，恐公子知。韓去，終不能釋，託媒風示公子，許為買鄉場關節。公子聞之，大怒，詬罵，將致意者批逐出門，自此交往遂絕。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，將娶而婦忽卒，亦遭冰來。其甲第雲連，公子之所素識；然欲一見其人，因與媒約，使甲躬謁。及期，垂簾於內，令素秋自相之。甲至，裘馬驕從，炫耀閭里。又視其人，秀雅如處女。公子大悅，見者咸贊美之，而素秋殊不樂。公子不聽，竟許之。盛備奩裝。計費不貲。素秋固止之，但討一老大婢，供給使而已。公子亦不之聽，卒厚贈焉。既嫁，琴瑟甚敦。然兄嫂繫念之，每月輒一歸寧。來時，篋中珠繡，必攜數事，付嫂收貯。嫂未知其意，亦姑從之。甲少孤，止有寡母，溺愛過於尋常，日近匪人，漸誘淫賭，家傳書畫鼎彝，皆以鬻還戲債。而韓荃與有瓜葛，因招飲而竊探之，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。甲初不肯；韓固求之，甲意似搖，恐公子不甘。韓曰：「我與彼至戚，此又非其支系，若事已成，則彼亦無如何；萬一有他，我身任之。有家君在，何畏一俞謹庵哉！」遂盛妝兩姬出行酒，且曰：「果如所約，此即君家人矣。」甲惑之，約期而去。至日，慮韓詐誣，夜候於途，果有輿來，啟簾照驗不虛，乃導去，姑置齋中。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。甲奔入，偽告素秋，言公子暴病相呼。素秋未遑理妝，草草遂出。輿既發，夜迷不知何所，違行良遠，殊不可到。忽有二巨燭來，眾竊喜其可以問途。無何，至前，則巨蟒兩目如燈。眾大駭，人

馬俱竄，委輿路側；將曙復集，則空輿存焉。意必葬於蛇腹，歸告主人，垂首喪氣而已。數日後，公子遣人詣妹，始知為惡人賺去，初不疑其媵之偽也。取婢歸，細詰情跡，微窺其變，忿甚，遍愬郡邑。某甲懼，求救於韓。韓以金妾兩亡，正復懊喪，斥絕不為力。甲呆愁無所復計，各處勾躑至，但以賂囑免行。月餘，金珠服飾，典貨一空。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，邑官皆奉嚴令，甲知不能復匿，始出，至公堂實情盡吐。蒙憲票拘韓對質。韓懼，以情告父。父時休致，怒其所為不法，執付隸。及見諸官府，言及遇蟒之變，悉調其詞枝；家人撈掠殆遍，甲亦屢被敲楚。幸母日鬻田產，上下營救，刑輕得不死，而韓僕已瘵斃矣。韓久困囹圄，願助甲賂公子千金，哀求罷訟。公子不許。甲母又請益以二姬，但求姑存疑案，以待尋訪；妻又承叔母命，朝夕解免，公子乃許之。甲家素貧，貨宅辦金，而急切不能得售，因先送姬來，乞其延緩。逾數日，公子夜坐齋頭，素秋偕一媼，驀然忽入。公子駭問：「妹固無恙耶？」笑曰：「蟒變乃妹之小術耳。當夜竄入一秀才家，依於其母。彼自言識兄，今在門外，請入之也。」公子倒屣而出，燭之，非他，乃周生，宛平之名士也，素以聲氣相善。把臂入齋，款洽臻至。傾談既久，始知顛末。初，素秋味爽款生門，母納人，詰之，知為公子妹，便欲馳報。素秋止之，因與母居。慧能解意，母悅之，以子無婦，竊屬意素秋，微言之。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。生亦以公子交契，故不肯作無媒之合，但頻頻偵聽。知訟事已有關說，素秋乃告母欲歸。母遣生率一媼送之，即囑媼媒焉。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，竊有心而未言也；及聞媼言，大喜，即與生面訂為好。先是，素秋夜歸，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；公子不可，曰：「向憤無所洩，故索金以敗之耳。今復見妹，萬金何能易哉！」即遣人告諸兩家，頓罷之。又念生家故不甚豐，道賒遠，親迎殊艱，因移生母來，居以恂九舊第；生亦備幣帛鼓樂，婚嫁成禮。一日，嫂戲素秋：「今得新婿，曩年枕席之愛，猶憶之否？」素秋微笑，因顧婢曰：「憶之否？」嫂不解，研問之，蓋三年床第，皆以婢代。每夕，以筆畫其兩眉，驅之去，即對燭而坐，婿亦不之辨也。益奇之，求其術，但笑不言。次年大比，生將與公子偕往。素秋以為不必，公子強挽之而去。是科，公子薦於鄉，生落第歸。隱有退志。逾歲，母卒，遂不復言進取矣。一日，素秋告嫂曰：「向問我術，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。今遠別行有日矣，請祕授之，亦可以避兵燹。」驚而問之。答云：「三年後，此處當無人煙。妾在弱不堪驚恐，將蹈海濱而隱。大哥富貴中人，不可以偕，故言別也。」乃以術悉授嫂。數日，又告公子。留之不得，至於泣下。問：「往何所？」即亦不言。雞鳴早起，攜一白鬚奴，控雙衛而去。公子陰使人委送之，至膠萊之界，塵霧幃天，既晴，已迷所往。三年後，闖寇犯順，村舍為墟。韓夫人剪帛置門內，寇至，見雲繞韋馱高丈餘，遂駭走，以是得無恙焉。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，遇一叟甚似老奴，而髭髮盡黑，猝不能認。叟停足而笑曰：「我家公子尚健耶？借口寄語：秋姑亦甚安樂。」問其居何里，曰：「遠矣，遠矣！」匆匆遂去。公子聞之，使人於所在遍訪之，竟無蹤跡。

異史氏曰：「管城子無食肉相，其來舊矣。初念甚明，而乃持之不堅。寧如糊眼主司，固衡命不衡文耶？一擊不中，冥然遂死，蠹魚之癡，一何可憐！傷哉雄飛，不如雌伏。」

賈奉雉

賈奉雉，平涼人。才名冠一時，而試輒不售。一日，途中遇一秀才，自言郎姓，風格灑然，談言微中。因邀俱歸，出課藝就正。郎讀罷，不甚稱許，曰：「足下文，小試取第一則有餘，闈場取榜尾則不足。」賈曰：「奈何？」郎曰：「天下事，仰而跂之則難，俯而就之甚易，此何須鄙人言哉！」遂指一二人，一二篇以為標準，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。聞之，笑曰：「學者立言，貴乎不朽，即味列八珍，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。如此獵取功名，雖登臺閣，猶為賤也。」郎曰：「不然。文章雖美，賤則弗傳。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；不然，簾內諸官，皆以此等物事進身，恐不能因閱君文，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。」賈終嘿然。郎起而笑曰：「少年盛氣哉！」遂別而去。是秋入闈復落，邑邑不得志，頗思郎言，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。未至終篇，昏昏欲睡，心惶惑無以自主。又三年，闈場將近，郎忽至，相見甚懽。因出所擬七題，使賈作文。越日，索文而閱，不以為可，又令復作；作已，又嘗之。賈戲於落卷中，集其_三冗泛濫，不可告人之句，連綴成文，俟其來而示之。郎喜曰：「得之矣！」因使熟記，堅囑勿忘。賈笑曰：「實相告：此言不由中，轉瞬即去，便受夏楚，不能復憶之也。」郎坐案頭，強令自誦一過；因使袒背，以筆寫符而去，曰：「只此已足，可以束閣群書矣。」驗其符，濯之不下，深入肌理。至場中，七題無一遺者。回思諸作，茫不記憶，惟戲綴之文，歷歷在心。然把筆終以為羞；欲少竄易，而顛倒苦思，竟不能復更一字。日已西墜，直錄而出。郎候之已久，問：「何暮也？」賈以實告，即求拭符；視之，已漫滅矣。再憶場中文，遂如隔世。大奇之。因問：「何不自謀？」笑曰：「某惟不作此等想，故能不讀此等文也。」遂約明日過諸其寓。賈諾之。郎既去，賈取文稿自閱之，大非本懷，怏怏不自得，不復訪郎，嗒喪而歸。未幾，榜發，竟中經魁。閱舊稿，一讀一汗。讀竟，重衣盡溼。自言曰：「此文一出，何以見天下士矣！」方慚作問，郎忽至曰：「求中即中矣，何其悶也？」曰：「僕適自念，以金盆玉碗貯狗矢，真無顏出見同人。行將遁跡山丘，與世長絕矣。」郎曰：「此亦大高，但恐不能耳。果能之，僕引見一人，長生可得，並千載之名，亦不足戀，況儻來之富貴乎！」賈悅，留與共宿，曰：「容某思之。」天明，謂郎曰：「予志決矣！」不告妻子，飄然遂去。漸入深山，至一洞府，其中別有天地。有叟坐堂上，郎使參之，呼以師。叟曰：「來何早也？」郎曰：「此人道念已堅，望加收齒。」叟曰：

「汝既來，須將此身並置度外，始得。」賈唯唯聽命。郎送至一院，安其寢處，又投以餌，始去。」房亦精潔；但戶無扉，窗無櫺，內惟一几一榻。賈解履登榻，月明穿射矣。覺微飢，取餌啖之，甘而易飽。竊意郎當復來，坐久寂然，杳無聲響。但覺清香滿

室，臟腑空明，脈絡皆可指數。忽聞有聲甚厲，似貓抓癢，自牖視之，則虎蹲檐下。乍見，甚驚；因憶師言，即復收神凝坐。虎似知其有人，尋入近榻，氣咻咻，遍嗅足股。少頃，聞庭中噪動，如雞受縛，虎即趨出。又坐少時，一美人入，蘭麝撲人，悄然登榻，附耳小言曰：「我來矣。」一言之間，口脂散馥。賈瞑然不少動。又低聲曰：「睡乎？」聲音頗類其妻，心微動。又念曰：「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。」瞑如故。美人笑曰：「鼠子動矣！」初，夫妻與婢同室，狎褻惟恐婢聞，私約一謎曰：「鼠子動，則相歡好。」忽聞是語，不覺大動，開目凝視，真其妻也。問：「何能來？」答云：「郎生恐君岑寂思歸，遣一嫗導我來。」言次，因賈出門不相告語，假傍之際，頗有怨懟。賈慰藉良久，始得嬉笑為歡。既畢，夜已向晨，聞叟譙訶聲，漸近庭院。妻急起，無地自匿，遂越短牆而去。俄頃，郎從叟入。叟對賈杖郎，便令逐客。郎亦引賈自短牆出，曰：「僕望君奢，不免躁進；不圖情緣未斷，累受扑責。從此暫去，相見行有日也。」指示歸途，拱手遂別。賈俯視故村，故在目中。意妻弱步，必滯途間。疾趨里餘，已至家門，但見房垣零落，舊景全非，村中老幼，竟無一相識者，心始駭異。忽念劉、阮返自天台，情景真似。不敢入門，於對戶憩坐。良久，有老翁曳杖出。賈揖之，問：「賈某家何所？」翁指其第曰：「此即是也。得無欲聞奇事耶？僕悉知之。相傳此公聞捷即遁；遁時，其子纔七八歲。後至十四五歲，母忽大睡不醒。子在時，寒暑為之易衣；迨歿，兩孫窮蹶，房舍拆毀，惟以木架苫覆蔽之。月前，夫人忽醒，屈指百餘年矣。遠近聞其異，皆來訪視，近日稍稀矣。」賈豁然頓悟，曰：「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。」翁大駭，走報其家。時長孫已死；次孫祥，至五十餘矣。以賈年少，疑有詐偽。少間，夫人出，始識之。雙涕霽霽，呼與俱去。苦無屋宇，暫入孫舍。大小男婦，奔入盈側，皆其曾、玄，率陋劣少文。長孫婦吳氏，沽酒具藜藿；又使少子杲及婦，與己共室，除舍舍祖翁姑。賈入舍，煙埃兒溺，雜氣熏人。居數日，懊惋殊不可耐。兩孫家分供餐飲，調飪尤乖。里中以賈新歸，日日招飲；而夫人恆不得一飽。吳氏故土人女，頗嫺閨訓，承順不衰。祥家給奉漸疏，或噉爾與之。賈怒，攜夫人去，設帳東里。每謂夫人曰：「吾甚悔此一返，而已無及矣。不得已，復理舊業，若心無愧恥，富貴不難致也。」居年餘，吳氏猶時餽餉，而祥父子絕跡矣。是歲，試入邑庠。邑令重其文，厚贈之，由此家稍裕。祥稍稍來近就之。賈喚入，計曩所耗費，出金償之，斥絕令去。遂買新第，移吳氏共居之。吳二子，長者留守舊業；次杲頗慧，使與門人輩共筆硯。賈自山中歸，心思益明澈。無何，連捷登進士第。又數年，以侍御出巡兩浙，聲名赫奕，歌舞樓臺，一時稱盛。賈為人腴峭，不避權貴，朝中大僚，思中傷之。賈屢疏恬退，未蒙俞旨，未幾而禍作矣。先是，祥六子皆無賴，賈雖擯斥不齒，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，橫占田宅，鄉人共患之。有某乙娶新婦，祥次子篡取為妾。乙故狙詐，鄉人斂金助訟，以此聞於郡。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。賈殊無以自剖，被收經年。祥及次子皆瘐死。賈奉旨充遼陽軍。時杲入泮已久，為人頗仁厚，有賢聲。夫人生一子，年十六，遂以囑累，夫妻攜一僕一媪而去。賈曰：「十餘年富貴，曾不如一夢之久。今始知榮華之場，皆地獄境界，悔比劉晨、阮肇，多造一重孽案耳。」數日，抵海岸，遙見巨舟來，鼓樂殷作，虞候皆如天神。既近，舟中一人出，笑請侍御過舟少憩。賈見驚喜，躡身而過，押隸不敢禁。夫人急欲相從，而相去已遠，遂憤投海中。漂泊數步，見一人垂鍊於水，引救而去。隸命篙師盪舟，且追且號，但聞鼓聲如雷，與轟濤相間，瞬間遂杳。僕識其人，蓋郎生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世傳陳大士在闈中，書藝既成，吟誦數四，歎曰：『亦復誰人識得！』遂棄而更作，以故闈墨不及諸稿。賈生羞而遁去，此處有仙骨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貶，貧賤之中人甚矣哉！」

臙脂

東昌卞氏，業牛醫者，有女小字臙脂，才姿惠麗。父寶愛之，欲占鳳於清門，而世族鄙其寒賤，不屑締盟，所以及笄未字。對戶龔姓之妻王氏，佻脫善謔，女聞中談友也。一日，送至門，見一少年過，白服裙帽，丰采甚都。女意似動，秋波縈轉之。少年俯其首，趨而去。去既遠，女猶凝眺。王窺其意，戲之曰：「以娘子才貌，得配若人，庶可無恨。」女暈紅上頰，脈脈不作一語。王問：「識得此郎否？」答云：「不識。」王曰：「此南巷鄂秀才秋隼，故孝廉之子。妾向與同里，故識之，世間男子，無其溫婉。今衣素，以妻服未闋也。娘子如有意，當寄語使委冰焉。」女無語，王笑而去。數日無耗，心疑王氏未暇即往，又疑宦裔不肯俯拾。邑邑徘徊，縈念頗苦；漸廢飲食，寢疾愒頓。王氏適來省視，研詰病因。答言：「自亦不知。但爾日別後，即覺忽忽不快，延命假息，朝暮人也。」王小語曰：「我家男子，負販未歸，尚無人致聲鄂郎。芳體違和，非為此否？」女頰頰良久。王戲之曰：「果為此者，病已至是，尚何顧忌？先令夜來一聚，彼豈不肯可？」女嘆息曰：「事至此，已不能羞。但渠不嫌寒賤，即遣媒來，病當愈；若私約，則斷斷不可！」王頷之，遂去。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，既嫁，宿偵夫他出，輒尋舊好。是夜宿適來，因述女言為笑，戲囑致意鄂生。宿久知女美，聞之竊喜，幸其機可乘也。將與婦謀，又恐其妒，乃假無心之詞，問女家閨闈甚悉。次夜，踰垣入，直達女所，以指叩窗。內問：「誰何？」答以：「鄂生。」女曰：「妾所以念君者，為百年，不為一夕。郎果愛妾，但宜速倩冰人；若言私合，不敢從命。」宿姑諾之，苦求一握纖腕為信。女不忍過拒，力疾啟扉。宿遽入，即抱求歡。女無力撐拒，仆地上，氣息不續。宿急曳之。女曰：「何來惡少，必非鄂郎；果是鄂郎，其人溫馴，知妾病由，當相憐恤，何遂狂暴若此！若復爾爾，便當嗚呼，品行虧損，兩無所益！」宿恐假跡敗露，不敢復強，但請後會。女以親迎為期。宿以為遠，又請之。女厭糾纏，約待病愈。宿求信物，女不許。宿捉足解繡履而去。女呼之返，曰：「身已許君，復何吝惜？但恐『畫虎成狗』，致貽污謗。今褻物已入君手，料不可反。君如負心，但有一死！」宿既出，又投宿王所。既臥，心不忘履，陰揣衣袂，竟已烏有。急起篝燈，振衣冥索。詰之，不應。疑婦藏匿，婦故笑以疑之。宿不能隱，實以情告。言已，遍燭門外，竟不可得。懊恨歸寢，竊幸深夜無人，遺落當猶在途也。早起尋之，亦復杳然。先是，巷中有毛大者，游手無籍。嘗挑王

氏不得，知宿與洽，思掩執以奪之。是夜，過其門，推之未扁，潛入。方至窗下，踏一物，奕若絮帛，拾視，則巾裏女烏。伏聽之，聞宿自述甚悉，喜極，抽身而出。逾數夕，越牆入女家，門戶不悉，誤詣翁舍。翁窺窗，見男子，察其音蹟，知為女來者。心忿怒，操刀直出。毛大駭，反走。方欲攀垣，而卞追已近，急無所逃，反身奪刃；媪起大呼，毛不得脫，因而殺之。女稍痊，聞喧始起。共燭之，翁腦裂不復能言，俄頃已絕。於牆下得繡履，媪視之，臙脂物也。逼女，女哭而實告之；但不忍貽累王氏，言鄂生之自至而已。天明，訟於邑。邑宰拘鄂。鄂為人謹訥，年十九歲，見客羞澀如童子。被執，駭絕。上堂不知置詞，惟有戰慄。宰益信其情真，橫加桎械。生不堪痛楚，以是誣服。即解郡，敲扑如邑。生冤氣填塞，每欲與女面相質；及相遭，女輒詬詈，遂結舌不能自伸，由是論死。往來覆訊，經數官無異詞。後委濟南府復案。時吳公南岱守濟南，一見鄂生，疑不類殺人者，陰使人從容私問之，俾盡得其詞。公以是益知鄂生冤。籌思數日，始鞠之。先問臙脂：「訂約後，有知者否？」答：「無之。」「遇鄂生時，別有人否？」亦答：「無之。」乃喚生上，溫語慰之。生自言：「曾過其門，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，某即趨避，過此並無一言。」吳公叱女曰：「適言側無他人，何以有鄰婦也？」欲刑之。女懼曰：「雖有王氏，與彼實無關涉。」公罷質，命拘王氏。數日已至，又禁不與女通，立刻出審，便問王：「殺人者誰？」王對：「不知。」公詐之曰：「臙脂供言，殺卞某汝悉知之，胡得隱匿？」婦呼曰：「冤哉！淫婢自思男子，我雖有媒合之言，特戲之耳。彼自引奸夫入院，我何知焉！」公細詰之，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。公呼女上，怒曰：「汝言彼不知情，今何以自供撮合哉？」女流涕曰：「自己不肖，致父慘死，訟結不知何年，又累他人，誠不忍耳。」公問王氏：「既戲後，曾語何人？」王供：「無之。」公怒曰：「夫妻在床，應無不言者，何得云無？」王供：「丈夫久客未歸。」公曰：「雖然，凡戲人者，皆笑人之愚，以炫己之慧，更不向一人言，將誰欺？」命桎十指。婦不得已，實供：「曾與宿言。」公於是釋鄂拘宿。宿至，自供：「不知。」公曰：「宿妓者必無良士！」嚴械之。宿自供：「賺女是真。自失履後，未敢復往，殺人實不知情。」公怒曰：「踰牆者何所不至！」又械之。宿不任凌藉，遂以自承。招成報上，無不稱吳公之神。鐵案如山，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。然宿雖放縱無行，故東國名士。聞學使施公愚山

賢能稱最，且又憐才恤士之德，因以一詞控其冤枉，語言愴惻。公乃討其招供，反覆凝思之。拍案曰：「此生冤也！」遂請於院、司，移案再鞫。問宿生：「鞋遺何所？」供曰：「忘之。但叩婦門時，猶在袖中。」轉詰王氏：「宿介之外，姦夫有幾？」供言：「無有。」公曰：「淫亂之人，豈得專私一個？」供言：「身與宿介，稚齒交合，故未能謝絕；後非無見挑者，身實未敢相從。」因使指其人以實之。供云：「同里毛大，屢挑而屢拒之矣。」公曰：「何忽貞白如此？」命撈之。婦頓首出血，力辨無有，乃釋之。又詰：「汝夫遠出，寧無有託故而來者？」曰：「有之，某甲、某乙，皆以借貸餽贈，曾一二次入小人家。」蓋甲、乙皆巷中游蕩子，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。公悉籍其名，並拘之。既集，公赴城隍廟，使盡伏案前。便謂：「曩夢神人相告，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。今對神明，不得有妄言。如肯自首，尚可原有；虛者，廉得無赦！」同聲言無殺人之事。公以三木置地，將並加之；括髮裸身，齊鳴冤苦。公命釋之，謂曰：「既不自招，當使鬼神指之。」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，令無少隙；袒諸囚背，驅入暗中，始授盆水，一一命自盥訖；繫諸壁下，戒令「面壁勿動。殺人者，當有神書其背」。少間，喚出驗視，指毛曰：「此真殺人賊也！」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，又以煙煤濯其手；殺人者恐神來書，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；臨出，以手護背，而有煙色也。公固疑是毛，至此益信。施以毒刑，盡吐其實。判曰：「宿介：蹈盆成括殺身之道，成登徒子好色之名。祇緣兩小無猜，遂野鷺如家雞之戀；為因一言有漏，致得隴興望蜀之心。將仲子而踰園牆，便如鳥墮；冒劉郎而至河口，竟賺門開。感悅驚駭，鼠有皮胡若此？攀花折樹，士無行其謂何！幸而聽病燕之嬌啼，猶為玉惜；憐弱柳之憔悴，未似鶯狂。而釋么鳳於羅中，尚有文人之意；乃劫香盟於襪底，寧非無賴之尤！蝴蝶過牆，隔窗有耳；蓮花卸瓣，墮地無蹤。假中之假以生，冤外之冤誰信？天降禍起，酷械至於垂亡；自作孽盈，斷頭幾於不續。彼踰牆隙隙，固有玷夫儒冠；而僵李代桃，誠難消其冤氣。是宜稍寬笞扑，折其已受之慘；姑降青衣，開其自新之路。若毛大者：刁猾無籍，市井凶徒。被鄰女之投梭，淫心不死；伺狂童之入巷，賊智忽生。開戶迎風，喜得履張生之蹟；求漿值酒，妄思偷韓掾之香。何意魄奪自天，魂攝於鬼。浪乘槎木，直入廣寒之宮；逕泛漁舟，錯認桃源之路。遂使情火息焰，慾海生波。刀橫直前，投鼠無他顧之意；寇窮安往，急免起反噬之心。越壁入人家，止期張有冠而李借；奪兵遺繡履，遂教魚脫網而鴻離。風流道乃生此惡魔，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！即斷首領，以快人心。臙脂：身猶未字，歲已及笄。以月殿之仙人，自應有郎似玉；原寬裳之舊隊，何愁貯屋無金？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，竟繞春婆之夢；怨標梅而思吉士，遂離倩女之魂。為因一線纏縈，致使群魔交至。爭婦女之顏色，恐失『臙脂』；惹鷺鳥之紛飛，並托『秋隼』。蓮鈎摘去，難保一瓣之香；鐵限敲來，幾破連城之玉。嵌紅豆於骰子，相思骨竟作厲階；喪喬木於斧斤，可惜才真成禍水！葳蕤自守，幸白璧之無瑕；縲紲苦爭，喜錦衾之可覆。嘉其入門之拒，猶潔白之情人；遂其擲果之心，亦風流之雅事。仰彼邑令，作爾冰人。」案既結，遐邇傳誦焉。自吳公鞫後，女始知鄂生冤。堂下相遇，腆然含涕，似有痛惜之詞，而未可言也。生感其眷戀之情，愛慕殊切；而又念其出身微，且日登公堂，為千人所窺指，恐娶之為人姍笑，日夜縈迴，無以自主。判牒既下，意始安貼。邑宰為之委禽，送鼓吹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甚哉！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！縱能知李代為冤，誰復思桃僵亦屈？然事雖暗昧，必有其間，要非審思研察，不能得也。嗚呼！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，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。世之居民上者，棋局消日，絀被放衙，下情民艱，更不肯一勞方寸。至鼓動衙開，巍然高坐，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，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！」

愚山先生吾師也。方見知時，余猶童子。竊見其獎進士子，拳拳如恐不盡；小有冤抑，必委曲呵護之，曾不肯作威學校，以媚權要。真宣聖之護法，不止一代宗匠，衡文無屈士已也。而愛才如命，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。嘗有名士入場，作「寶藏興焉」文，誤記「水下」；錄畢而後悟之，料無不黜之理。作詞曰：「寶藏在山間，誤認卻在水邊。山頭蓋起水晶殿。瑚長峰尖，珠結樹顛。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漢！告蒼天：留點蒂兒，好與友朋看。」先生閱文至此，和之曰：「寶藏將山誇，忽然見在水涯。樵夫漫說漁翁話。題目雖差，文字卻佳，怎肯放在他人下。嘗見他，登高怕險；那曾見，會水滄殺？」此亦風雅之一斑，憐才之一事也。

阿纖

奚山者，高密人。貿販為業，往往客蒙沂之間。一日，途中阻雨，及至所常宿處，而夜已深，遍叩肆門。無有應者。徘徊無下。忽二扉豁開，一叟出，便納客人，山喜從之。繫寒登堂，堂上迄無几榻。叟曰：「我憐客無歸，故相容納。我實非賣食沽飲者。家中無多手指，惟有老荊弱女，眠熟矣。雖有宿肴，苦少烹鬻，勿嫌冷噉也。」言已，便入。少頃，以足床來，置地上，促客坐；又入，攜一短几至；拔來報往，蹀躞甚勞。山起坐不自安，曳令暫息。少間，一女郎出行酒。叟顧曰：「我家阿纖興矣。」視之，年十六七，窈窕秀弱，風致嫣然。山有少弟未婚，竊屬意焉。因詢叟清貫尊閥，答云：「土虛，姓古。子孫皆夭折，剩有此女。適不忍攬其酣睡，想老荊喚起矣。」問：「婿家阿誰？」答言：「未字。」山竊喜。既而品味雜陳，似所宿具。食已，致恭而言曰：「萍水之人，遂蒙寵惠，沒齒所不敢忘。緣翁盛德，乃敢遽陳朴魯；僕有幼弟三郎，十七歲矣。讀書肆業，頗不頑冥。欲求援繫，不嫌寒賤否？」叟喜曰：「老夫在此，亦是僑寓。倘得相託，便假一廬，移家而往，庶免懸念。」山都應之，遂起展謝。叟殷勤安置而去。雞既鳴，叟已出，呼客盥沐。束裝已，酬以飯金。固辭曰：「客留一飯，萬無受金之理；矧附為婚姻乎？」既別，客月餘，乃返。去村里餘，遇老嫗率一女郎，冠服盡素。既近，疑似阿纖。女郎亦頻轉顧，因把嫗袂，附耳不知何辭。嫗便停步，向山曰：「君奚姓耶？」山唯唯。嫗慘然曰：「不幸老翁壓於坎堵，今將上墓。家虛無人，請少待路側，行即還也。」遂入林去，移時始來。途已昏冥，遂與偕行。道其孤弱，不覺哀啼；山亦酸惻。嫗曰：「此處人情大不善，孤孀難以過度。阿纖既為君家婦，過此恐遲時日，不如早夜同歸。」山可之。既到家，嫗挑燈供客已，謂山曰：「意君將至，儲粟都已糶去；尚存廿餘石，遠莫致之。北去四五里，村中第一門，有談二泉者，是吾舊主。君勿憚勞，先以尊乘運一囊去，叩門而告之，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，糶作路用，煩驅蹄躐一致之也。」即以囊粟付山。山策蹇去，叩戶，一碩腹男子出，告以故，傾囊先歸。俄有兩夫以五騾至。嫗引山至粟所，乃在窖中。山下為操量執概，母放女收，頃刻盈裝，付之以去。凡四返而粟始盡。既而以金授嫗。嫗留其一人二畜，治任遂東。行二十里，天始曙。至一市，市頭賃騎，談僕乃返。既歸，山以情告父母。相見甚喜，即以別第館嫗，卜吉為三郎完婚。嫗治匱妝甚備。阿纖寡言少怒；或與語，但有微笑；晝夜績織無停晷；以是上下悉憐悅之。囑三郎曰：「寄語大伯：再過西道，勿言吾母子也。」居三四年，奚家益富，三郎入泮矣。一日，山宿古之舊鄰，偶及曩年無歸，投宿翁嫗之事。主人曰：「客悞矣。東鄰為阿伯別第，三年前，居者輒睹怪異，故空廢甚久，有何翁嫗相留？」山甚訝之，而未深言。主人又曰：「此宅向空十年，無敢入者。一日，第後牆傾，伯往視之，則石壓巨鼠如貓，尾在外猶搖。急歸，呼眾共往，則已渺矣。群疑是物為妖。後十餘日，復入試，寂無形聲；又年餘，始有居人。」山益奇之。歸家私語，竊疑新婦非人，陰為三郎慮；而三郎篤愛如常。久之，家中人紛相猜議。女微察之，夜中語三郎曰：「妾從君數載，未嘗少失婦德；今置之不以人齒。請賜離婚書，聽君自擇良耦。」因泣下。三郎曰：「區區寸心，宜所夙知。自卿入門，家日益豐，咸以福澤歸卿，烏得有異言？」女曰：「君無二心，妾豈不知；但眾口紛紜，恐不免秋扇之捐。」三郎再四慰解，乃已。山終不釋，日求善撲之貓，以覘其意。女雖不懼，然蹙蹙不快。一夕，謂嫗小恙，辭三郎省侍之。天明，三郎往訊。則室已空。駭極，使人於四途蹤跡之，並無消息。中心營營，寢食都廢。而父兄皆以為幸，交慰藉之，將為續婚；而三郎殊不憚。俟又年餘，音問已絕；父兄輒相譴責，不得已，以重金買妾，然思阿纖不衰。又數年，奚家日漸貧，由是咸憶阿纖。有叔弟嵐以故至膠，迂道宿表戚陸生家。夜聞鄰哭甚哀，未遑詰問。既返，復聞之，因問主人。答云：「數年前，有寡母孤女，僦居於是。月前姥死，女獨處，無一線之親，是以哀耳。」問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古。嘗閉戶不與里社通，故未悉其家世。」嵐驚曰：「是吾嫂也！」因往款扉。有人揮涕出，隔扉應曰：「客何人？我家故無男子。」嵐隙窺而遙審之，果嫂。便曰：「嫂啟關，我是叔家阿遂。」女聞之，拔關納入，訴其孤

苦，意悽慘悲懷。嵐曰：「三兄憶念頗苦。夫妻即有乖迕，何遂遠遁至此？」即欲質與同歸。女愴然曰：「我以人不齒數故，遂與母偕隱；今又返而依人，誰不加白眼？如欲復還，當與大兄分炊；不然，行乳藥求死耳！」嵐既歸，以告三郎。三郎星夜馳去。夫妻相見，各有涕洟。次日，告其屋主。屋主謝監生，窺女美，陰欲圖致為妾，數年不取其值；頻風示媼，媼絕之。媼死，竊幸可媾，而三郎忽至。通計房租以留難之。三郎家故不豐，聞金多，頗有憂色。女言：「不妨。」引三郎視倉儲，約粟三十餘石，債租有餘。三郎喜，以告謝。謝不受粟，故索金。女歎曰：「此皆妾身之惡幃也！」遂以其情告三郎。三郎怒，將訴於邑。陸氏止之，為散粟於里黨，斂資償謝，以車送兩人歸。三郎實告父母，與兄析居。阿織出私金，日建倉廩，而家中尚無儋石，共奇之。年餘驗視，則倉中盈矣。不數年，家大富；而山苦貧。女移翁姑自養之；輒以金粟周兄，狃以為常。三郎喜曰：「聊可云不念舊惡矣。」女曰：「彼自愛弟耳。且非渠，妾何緣識三郎哉？」後亦無甚怪異。

瑞雲

瑞雲，杭之名妓，色藝無雙。年十四歲，其母蔡媼，將使出應客。瑞雲告曰：「此奴終身發軔之始，不可草草。價由母定，客則聽奴自擇之。」媼曰：「諾。」乃定價十五金，逐日見客。客求見者必以贄；贄厚者，接一弈，酬一畫；薄者，留一茶而已。瑞雲名諱已久，自此富商貴介，日接於門。餘杭賀生，才名夙著，而家僅中貧。素仰瑞雲，固未敢擬同駕夢，亦竭微贄，冀得一睹芳澤。竊恐其閱人既多，不以寒賤在意；及至相見一談，而款接殊殷。坐語良久，眉目含情。作詩贈生曰：「何事求漿者，藍橋叩曉關？有心尋玉杵，端只在人間。」生得之狂喜，更欲有言，忽小鬟來白「客至」，生倉猝遂別。既歸，吟玩詩詞，夢魂縈擾。過一二日，情不自己，修贄復往。瑞雲接見良歡。移坐近生，悄然謂：「能圖一宵之聚否？」生曰：「窮蹶之士，惟有癡情可獻知己。一絲之贄，已竭綿薄。得近芳容，意願已足；若肌膚之親，何敢作此夢想。」瑞雲聞之，戚然不樂，相對遂無一語。生久坐不出，媼頻喚瑞雲以促之，生乃歸。心甚邑邑，思欲罄家以博一歡，而更盡而別，此情復何可耐？籌思及此，熱念都消，由是音息遂絕。瑞雲擇婿數月，更不得一當，媼頗恚，將強奪之而未發也。一日，有秀才投贄，坐語少時，便起，以一指按女額曰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遂去。瑞雲送客返，共視額上有指印，黑如墨，濯之益真。過數日，墨痕漸闊；年餘，連顛徹準矣。見者輒笑，而車馬之跡以絕。媼斥去妝飾，使與婢輩伍。瑞雲又荏弱，不任驅使，日益憔悴。賀聞而過之，見蓬首廚下，醜狀類鬼。起首見生，面壁自隱。賀憐之，便與媼言，願贖作婦。媼許之。賀貨田傾裝，買之而歸。入門，牽衣攬涕，且不敢以伉儷自居，願備妾媵，以俟來者。賀曰：「人生所重者知己；卿盛時猶能知我，我豈以衰故忘卿哉！」遂不復娶。聞者共笑之，而生情益篤。居年餘，偶至蘇，有和生與同主人，忽問：「杭有名妓瑞雲，近如何矣？」賀以：「適人」對。又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其人率與僕等。」和曰：「若能如君，可謂得人矣。不知價幾何許？」賀曰：「緣有奇疾，姑從賤售耳。不然，如僕者，何能於勾欄中買佳麗哉！」又問：「其人果能如君否？」賀以其問之異，因反詰之。和笑曰：「實不相欺：昔曾一觀其芳儀，甚惜其以絕世之姿，而流落不偶，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，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。」賀急問曰：「君能點之，亦能滌之否？」和笑曰：「烏得不能？但須其人一誠求耳！」賀起拜曰：「瑞雲之婿，即某是也。」和喜曰：「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，不以妍媸易念也。請從君歸，便贈一佳人。」遂與同返。既至，賀將命酒。和止之曰：「先行吾法，當先令治具有歡心也。」即令以盥器貯水，載指而書之，曰：「濯之當愈。然須親視一謝醫人也。」賀笑捧而去，立俟瑞雲自顧之，隨手光潔，豔麗一如當年。夫婦共德之，同出展謝，而客已渺，遍覓之不可得，意者其仙歟？

仇大娘

仇仲，晉人，忘其郡邑。值大亂，為寇俘去。二子福、祿俱幼；繼室邵氏，撫雙孤，遺業能溫飽。而歲屢侵，豪強者復凌藉之，遂至食息不保。仲叔尚廉利其嫁，屢勸駕，而邵氏矢志不搖。廉陰券於大姓，欲強奪之；關說已成，而他人不之知也。里人魏名夙狡獪，與仲家積不相能，事事思中傷之。因邵寡，偽造浮言以相敗辱。大姓聞之，惡其不德而止。久之，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，邵漸聞之，冤結胸懷，朝夕隕涕，四體漸以不仁，委身床榻。福甫十六歲，因縫紉無人，遂急為畢姻。婦，姜秀才吧瞻之女，頗稱賢能，百事賴以經紀。由此用漸裕，乃使祿從師讀。魏忌嫉之，而陽與善，頻招福飲，福倚為腹心交。魏乘間告曰：「尊堂病廢，不能理家人生產；弟坐食，一無所操作；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！且弟買婦，將大耗金錢。為君計，不如早析，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。」福歸，謀諸婦；婦咄之。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，福惑焉，直以己意告母。母怒，詆罵之。福益恚，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。魏乘機誘與博賭，倉粟漸空，婦知而未敢言。既至糧絕，被母駭問，始以實告。母憤怒而無如何，遂析之。幸姜女賢，旦夕為母執炊，奉事一如平日。福既析，益無顧忌，大肆淫賭。數月間，田產悉償戲債，而母與妻皆不及知。福貨既罄，無所為計，因券妻代贖，而苦無受者。邑人趙閻羅，原漏網之巨盜，武斷一鄉，固不畏福言之食也，慨然假贖。福持去，數日復空。意踟躕，將背券盟。趙橫目相加。福大懼，賺妻付之。魏聞竊喜，急奔告姜，實將傾敗仇也。姜怒，訟興。福懼甚，亡去。姜女至趙家，始知為婿所賣，大哭，但欲覓死。趙初慰諭之，不聽；既而威逼之，益罵；大怒，鞭撻之，終不肯服。因拔筭自刺其喉，急救，已透食管，血溢而出。趙急以帛束其項，猶冀從容而挫折焉。明日，拘牒已至，趙行行殊不置意。官驗女傷重，命答之，隸相顧無敢用刑。官久聞其橫暴，至此益信，大怒，喚家人出，立斃之。姜遂昇女歸。自姜之訟也，邵氏始知福不肖狀，一號幾絕，冥然大漸。祿時年十五，兢兢無以自主。先是，仲有前室女大娘，嫁於遠郡，性剛猛，每歸寧，餽贈不滿其志，輒迕父母，往往以憤去，仲以是怒惡之；又因道遠，遂數載不一存問。邵氏垂危，魏欲使招之來而啟其爭。適有買販者，與大娘同里，便託寄語大娘，且欲以家之可圖。數日，大娘果與少子至。入門，見幼弟侍病母，景象慘澹，不覺愴惻。因問弟福，祿備告之。大娘聞之，忿氣塞吭，曰：「家無成人，遂任人蹂躪至此！吾家田產，諸賊何得賺去！」因入廚下，爇火炊糜，先供母，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。啖已，忿出，詣邑投狀，訟諸博徒。眾懼，斂金賂大娘。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。邑令拘甲、乙等，各加杖責，田產殊置不問。大娘憤不已，率子赴郡。郡守最惡博者。大娘力陳孤苦，及諸惡局騙之狀，情詞慷慨。守為之動，判令邑宰追田給主；仍懲仇福，以儆不肖。既歸，邑宰奉令敲比，於是故產盡反。大娘時已久寡，乃遣少子歸，且囑從兄務業，勿得復來。大娘由此止母家，養母教弟，內外有條。母大慰，病漸瘥，家務悉委大娘。里中豪強，少見陵暴，輒握刃登門，侃侃爭論，罔不屈服。居年餘，田產日增。時市藥餌珍香，餽遺姜女。又見祿漸長成，頻囑媒為之覓姻。魏告人曰：「仇家產業，悉屬大娘，恐將來不可復返矣。」人咸信之，故無肯與論婚者。有范公子子文，家中名園，為晉第一。園中名花夾路，直通內室。或不知而悞入之，值公子私宴，怒執為盜，杖幾死。會清明，祿自塾中歸，魏引與遊遨，遂至園所。魏故與園丁有舊，放令人，周歷亭榭。俄至一處，溪水湧湧，有畫橋朱檻，通一漆門；遙望門內，繁花如錦，蓋即公子內齋也。魏給之曰：「君請先入，我適欲私焉。」祿信之，尋橋入戶，至一院落，聞女子笑聲。方停步間，一婢出，窺見之，旋踵即返。祿始駭奔。無何，公子出，叱家人縮索逐之。祿大窘，自投溪中。公子反怒為笑，命諸僕引出。見其容裳都雅，便令易其衣履，曳入一亭，詰其姓氏。藹容溫語，意甚親暱。俄趨入內；旋出，笑握祿手，過橋，漸達曩所。祿不解其意，逡巡不敢入。公子強曳入之，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。既坐，則群婢行酒。祿辭曰：「童子無知，悞踐閨闈，得蒙赦宥，已出非望。但願釋令早歸，受恩非淺。」公子不聽。俄頃，肴炙紛紜。祿又起，辭以醉飽，公子捺坐，笑曰：「僕有一樂拍名，若能對之，即放君行。」祿唯唯請教。公子云：「拍名『渾不似』。」祿默思良久，對曰：「銀成『沒奈何』。」公子大笑曰：「真石崇也！」祿殊不解。蓋公子有女名蕙娘，美而知書，日擇良耦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石崇，汝婿也。」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明日落水矣。」早告父母，共以為異。祿適符夢兆，故邀入內舍，使

夫人女輩共覘之也。公子聞對而喜，乃曰：「拍名乃小女所擬，屢思而無其偶，今得屬對，亦有天緣。僕欲以息女奉箕帚；寒舍不乏第宅，更無煩親迎耳。」祿惶然遜謝，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。公子姑令歸謀，遂遣圉人負溼衣，送之以馬。既歸告母，母驚為不祥。於是始知魏氏險；然因凶得吉，亦置不仇，但戒子遠絕而

已。逾數日，公子又使人致意母，母終不敢應。大娘應之，即倩雙媒納采焉。未幾，祿贅入公子家。年餘游泮，才名籍甚。妻弟長成，敬少弛；祿怒，攜婦而歸。母已杖而能行。頻歲賴大娘經紀，第宅亦頗完好。新婦既歸，婢僕如雲，宛然有大家風焉。魏又見絕，嫉妒益深，恨無瑕之可蹈，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。國初立法最嚴，祿依令徙口外。范公上下賄託，僅以蕙娘先行；田產盡沒入官。幸大娘執析產書，銳身告理，新增良沃若干頃，悉置福名，母女始得安居。祿自分不返，遂書離婚字付岳家，伶仃自去。行數日，至都北，飯於旅肆。有丐子怔營戶外，貌絕類兄；近致訊詰，果兄。祿因自述，兄弟悲慘。祿解複衣，分數金，囑令歸。福泣受而別。祿至關外，寄將軍帳下為奴。因祿文弱，俾主支籍，與諸僕同棲止。僕輩研問家世，祿悉告之。內一人驚曰：「是吾兒也！」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，後寇投誠，賣仲旗下，時從主屯關外。向祿緬述，始知真為父子，抱首悲哀，一室為之酸辛。已而憤曰：「何物逃東，遂詐吾兒！」因泣告將軍。將軍即命祿攝書記；函致親王，付仲詣都。仲伺車駕出，先投冤狀。親王為之婉轉，遂得昭雪，命地方官贖業歸仇。仲返，父子各喜。祿細問家口，為贖身計。乃知仲入旗下，兩易配而無所出，時方鰥也。祿遂治任返。初，福別弟歸，蒲伏自投。大娘奉母坐堂上，操杖問之：「汝願受扑責，便可姑留；不然，汝田產既盡，亦無汝噉飯之所，請仍去。」福涕泣伏地，願受答。大娘投杖曰：「賣婦之人，亦不足懲。但宿案未消，再犯首官可耳。」即使人往告姜，姜女罵曰：「我是仇氏何人，而相告耶！」大娘頻述告福而擲掄之，福慚愧不敢出氣。居半年，大娘雖給奉周備，而役同廝養。福操作無怨詞，託以金錢輒不苟。大娘察其無他，乃白母，求姜女復歸。母意其不可復挽。大娘曰：「不然。渠如肯事二主，楚毒豈肯自釋？要不能不有此忿耳。」遂率弟躬往負荊。岳父母譴讓良切。大娘叱使長跪，然後請見姜女。請之再四，堅避不出；大娘搜捉以出。女乃指福唾罵，福慚汗無地自容。姜母始曳令起。大娘請問歸期。女曰：「向受姊惠綦多，今承尊命，豈復有異言？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！且恩義已絕，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？請別營一室，妾往奉事老母，較勝披荆足矣。」大娘代白其悔，為翼日之約而別。次朝，以乘輿取歸，母逆於門而跪拜之。女伏地大哭。大娘勸止，置酒為歡，命福坐案側，乃執爵而言曰：「我苦爭者，非自利也。今弟悔過，貞婦復還，請以簿籍交納；我以一身來，仍以一身去耳。」夫婦皆興席改容，羅拜哀泣，大娘乃止。居無何，昭雪之命下，不數日，田宅悉還故主。魏大駭，不知其故，自恨無術可以復施。適西鄰有回祿之變，魏託救焚而往，暗以編菅蕙祿第，風又暴作，延燒幾盡；止餘福居兩三屋，舉家依聚其中。未幾祿至，相見悲喜。初，范公子得離書，持商蕙娘。蕙娘痛哭，碎而投諸地。父從其志，不復強。祿歸，聞其未嫁，喜如岳所。公子知其災，欲留之；祿不可，遂辭而退。大娘幸有藏金，出葺敗堵。福負錡營築，掘見窖鑿，夜與弟共發之，石池盈丈，滿中皆不動尊也。由是鳩工大作，樓舍群起，壯麗擬於世胄。祿感將軍義，備千金往贖父。福請行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。祿乃迎蕙娘歸。未幾，父兄同歸，一門歡騰。大娘自居母家，禁子省視，恐人議其私也。父既歸，堅辭欲去。兄弟不忍。父乃析產而三之：子得二，女得一也。大娘固辭。兄弟皆泣曰：「吾等非姊，烏有今日！」大娘乃安之。遣人招子，移家共居焉。或問大娘：「異母兄弟，何遂關切如此？」大娘曰：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，惟禽獸如此耳，豈以人而效之？」福、祿聞之皆流涕。使工人治其第，皆與己等。魏自計十餘年，禍之而益福之，深自愧悔。又仰其富，思交歡之，因以賀仲階進，備物而往。福欲卻之；仲不忍拂，受雞酒焉。雞以布縛縛足，逸入灶；灶火燃布，往棲積薪，僮婢見之而未顧也。俄而薪焚災舍，一家惶駭。幸手指眾多，一時撲滅，而廚中百物俱空矣。兄弟皆謂其物不祥。後值父壽，魏復餽羊。卻之不得，繫羊庭樹。夜有僮被僕毆，忿趨樹下，解羊索自經死。兄弟嘆曰：「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！」自是魏雖殷勤，竟不敢受其寸縷，寧厚酬之而已。後魏老，貧而作丐，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噫嘻！造物之殊不由人也！益仇之而益福之，彼機詐者無謂甚矣。顧受其愛敬，而反以得禍，不更奇哉？此可知盜泉之水，一掬亦污也。」

曹操冢

許城外有河水洶湧，近崖深黯。盛夏時，有人入浴，忽然若被刀斧，尸斷浮出；後一人亦如之。轉相驚怪。邑宰聞之，遣多人間斷上流，竭其水。見崖下有深洞，中置轉輪，輪上排利刃如霜。去輪攻入，有小碑，字皆漢篆。細視之，則曹孟德墓也。破棺散骨，所殉金寶，盡取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後賢詩云：『盡掘七十二疑冢，必有一冢葬君尸。』寧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？奸哉瞞也！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，變詐亦復何益？嗚呼，瞞之智，正瞞之愚耳！」

龍飛相公

安慶戴生，少薄行，無檢幅。一日，自他醉歸，途中遇故表兄季生。醉後昏眊，亦忘其死，問：「向在何所？」季曰：「僕已異物，君忘之耶？」戴始恍然，而醉亦不懼。問：「冥間何作？」答云：「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。」戴曰：「人世禍福，當必知之？」季曰：「此僕職也，烏得不知？但過煩，非甚關切，不能盡記耳。三日前偶稽冊，尚睹君名。」戴急問其何詞，季曰：「不敢相欺，尊名在黑暗獄中。」戴大懼，酒亦醒，苦求拯拔。季曰：「此非所能效力，惟善可以已之。然君惡籍盈指，非大善不可復挽。窮秀才有何大力？即日行一善，非年餘不能相準，今已晚矣。但從此砥行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。」戴聞之泣下，伏地哀懇；及仰首，而季已杳矣。悵悵而歸。由此洗心改行，不敢差跌。先是，戴私其鄰婦，鄰人聞知而不肯發，思掩執之。而戴自改行，永與婦絕；鄰人伺之不得，以為恨。一日，遇於田間，陽與語，給窺骨井，因而墮之。井深數丈，計必死。而戴中夜甦，坐井中大號，殊無知者。鄰人恐其復生，過宿往聽之；聞其聲，急投石。戴移閉洞中，不敢復作聲。鄰人知其不死，斲土填井，幾滿之。洞中冥黑，真與地獄無少異者。空洞無所得食，計無生理。蒲伏漸入，則三步外皆水，無所復之，還坐故處。初覺腹餒，久竟忘之。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，惟長宣佛號而已。既見燐火浮游，熒熒滿洞，因而祝之：「聞青燐悉為冤鬼。我雖暫生，固亦難返，如可共話，亦慰寂寞。」但見諸燐漸淨水來，燐中皆有一人，高約人身之半。詰所自來。答云：「此古煤井。主人攻煤，震動古墓，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，溺死四十三人。我等皆其鬼也。」問：「相公何人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但相公文學士，今為城隍幕客。彼亦憐我等無辜，三五日輒一施水粥。要我輩冷水浸骨，超拔無日。君倘再履人世，祈撈殘骨葬一義冢，則惠及泉下者多矣。」戴曰：「如有萬分之一，此即何難。但深在九地，安望重睹天日乎！」因教諸鬼使念佛，捻塊代珠，記其藏數。不知時之昏曉。倦則眠，醒則坐而已。忽見深處有籠燈，眾喜曰：「龍飛相公施食矣！」邀戴同往。戴慮水沮，眾強扶曳以行，飄若履虛。曲折半里許，至一處，眾釋令自行。步益上，如升數仞之階。階盡，暗房廊，堂上燒明燭一枝，大如臂。戴久不見火光，喜極趨上。上坐一叟，儒服儒巾。戴輟步不敢前。叟已睹見，訝問：「生人何來？」戴上，伏地自陳。叟曰：「我耳孫也。」因令起，賜之坐。自言：「戴潛，字龍飛。曩因不肖孫堂，連結匪類，近墓作井，使老夫不安於夜室，故以海水沒之。今其後續如何矣？」蓋戴近宗凡五支，堂居長。初，邑中大姓賂堂，攻煤於其祖塋之側。諸弟畏其強，莫敢爭。無何，地水暴至，採煤人盡死井中。諸死者家，群興大訟，堂及大姓皆以此貧。堂子孫至無立錫。戴乃堂弟裔也。曾聞先人傳其事，因告翁。翁曰：「此等不肖，其後烏得昌！汝既來此，當毋廢讀。」因餉以酒饌，遂置卷案頭，皆成、洪制藝，迫使研讀。又命題課文，如師教徒。堂上燭常明，不翳亦不滅。倦時輒眠，莫辨晨夕。翁時出，則以一僮給役。歷時覺有數年之久，然幸無苦。但無別書可讀，惟制藝百首，首四千餘遍矣。翁一日謂曰：「子

孽報已滿，合還人世。余冢鄰煤洞，陰風刺骨，得志後，當遷我於東原。」戴敬諾。翁乃喚集群鬼，仍送至舊坐處。群鬼羅拜再囑。戴亦不知何計可出。先是，家中失戴，搜訪既窮，母告官，繫縲多人，並少蹤緒。積三四年，官離任，緝察亦弛。戴妻不安於室，遭嫁去。會里中人復治舊井，入洞見戴，撫之未死。大駭，報諸其家。昇歸經日，始能言其底裏。自戴入井，鄰人毆殺其婦，為婦翁所訟，駁審年餘，僅存皮骨而歸。聞戴復生，大懼，亡去。宗人議究治之，戴不許，且謂：「曩時實所自取，此冥中之譴，於彼何與焉？」鄰人察其意無他，始逡巡而歸。井水既涸，戴買人入洞拾骨，俾各為具，市棺設地，葬叢冢焉。又稽宗譜名潛，字龍飛，先設品物，祭諸其冢。學使聞其異，又賞其文，是科以優等入闈，遂捷於鄉。既歸，營兆東原，遷龍飛厚葬之；春秋上墓，歲歲不衰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鄉有攻煤者，洞沒於水，十餘人沉溺其中。竭水求尸，兩月餘始得涸，而十餘人並無死者。蓋水大至時，共涸高處，得不溺。縋而上之，見風始絕，一晝夜乃漸甦。始知人在地下，如蛇鳥之蟄，急切未能死也。然未有至數年者。苟非至善，三年地獄中，烏復有生人哉！」

珊瑚

安生大成，重慶人。父孝廉，早卒。弟二成，幼。生娶陳氏，小字珊瑚，性嫻淑。而生母沈，悍謬不仁，遇之虐，珊瑚無怨色。每早旦，靚妝往朝。值生疾，母謂其誨淫，詬責之。珊瑚退，毀妝以進。母益怒，投繯自縊。生素孝，鞭婦，母始少解。自此益憎婦。婦雖奉事惟謹，終不與交一語。生知母怒，亦寄宿他所，示與婦絕。久之，母終不快，觸物類而罵之，意皆在珊瑚。生曰：「娶妻以奉姑嫜，今若此，何以妻為！」遂出珊瑚，使老嫗送諸其家。方出里門，珊瑚泣曰：「為女子不能作婦，歸何以見雙親？不如死！」袖中出翳刀刺喉。急救之，血溢沾衿。扶歸生族孀家。孀王氏，寡居無耦，遂止焉。嫗歸，生囑隱其情，而心竊恐母知。過數日，探知珊瑚創漸平，登王氏門，使勿留珊瑚。王召之入；不入，但盛氣逐珊瑚。無何，王率珊瑚出，見生，便問：「珊瑚何罪？」生責其不能事母。珊瑚脈脈不作一言，惟俯首嗚泣，淚皆赤，素衫盡染，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。又數日，母已聞之，怒詣王，惡言誚讓。王傲不相下，反數其惡，且言：「婦已出，尚屬安家何人？我自留陳氏女，非留安氏婦也，何煩強與他家事！」母怒甚而窮於詞，又見其意氣詢詢，慚沮大哭而返。珊瑚意不自安，思他適。先是，生有母姨于嫗，即沈姊也。年六十餘，子死，止一幼孫及寡媳；又嘗善視珊瑚。遂辭王往投嫗。嫗詰得故，極道妹子昏暴，即欲送之還。珊瑚力言其不可，兼囑勿言，於是與于嫗居，類姑婦焉。珊瑚有兩兒，聞而憐之，欲移之歸而嫁之。珊瑚執不肯，惟從于嫗紡績以自度。生自出婦，母多方為子謀婚，而悍聲流播，遠近無與為耦。積三四年，二成漸長，遂先為舉姻。二成妻臧姑，驕悍戾，尤倍於母。母或怒以色，則臧姑怒以聲。二成又懦，不敢為左右袒。於是母威頓減，莫敢撻，反望色笑而承迎之，猶不能得臧姑懽。臧姑役母若婢；生不敢言，惟身代母操作，滌器灑掃之事皆與焉。母子恆於無人處，相對飲泣。無何，母以鬱積病，委頓在床，便溺轉側皆須生；生晝夜不得寐，兩目盡赤。呼弟代役，甫入門，臧姑輒喚去之。生於是奔告于嫗，冀嫗臨存。入門，泣且訴。訴未畢，珊瑚自幃中出。生大慚，禁聲欲出。珊瑚以兩手叉扉。生窘急，自肘下沖出而歸，亦不敢以告母。無何，于嫗至，母喜止之。由此嫗家無日不以人來，來輒以甘旨餉嫗。嫗寄語寡媳：「此處不餓，後勿復爾。」而家中饑遺，卒無少間。嫗不肯少嘗食，緘留以進病者。母病亦漸瘥。嫗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。沈嘆曰：「賢哉婦乎！姊何修者！」嫗曰：「妹以去婦何如人？」曰：「嘻！誠不至夫己氏之甚也！然烏如甥婦賢！」嫗曰：「婦在，汝不知勞；汝怒，婦不知怨。惡乎弗如？」沈乃泣下，且告之悔，曰：「珊瑚嫁也未者？」答云：「不知，請訪之。」又數日，病良已。嫗欲別。沈泣曰：「恐姊去，我仍死耳！」嫗乃與生謀，析二成居。二成告臧姑。臧姑不樂，語侵兄，兼及嫗。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，臧姑乃喜。立析產書已，嫗始去。明日，以車乘來迎沈。沈至其家，先求見甥婦，極道甥婦德。嫗曰：「小女子百善，何遂無一疵？余固能容之。子即有婦如吾婦，恐亦不能享也。」沈曰：「嗚呼冤哉！謂我木石鹿豕耶！具有口鼻，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？」嫗曰：「被出如珊瑚，不知念子作何語？」曰：「罵之耳。」嫗曰：「誠反躬無可罵，亦惡乎而罵之？」曰：「瑕疵人所時有，惟其不能賢，是以知其罵也。」嫗曰：「當怨者不怨，則德焉者可知；當去者不去，則撫焉者可知。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，固非予婦也，而婦也。」沈驚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珊瑚寄此久矣。向之所供，皆渠夜績之所貽也。」沈聞之，泣數行下，曰：「我何以見吾婦矣！」嫗乃呼珊瑚。珊瑚含涕而出，伏地下。母慚痛自縊，嫗力勸始止，遂為姑媳如初。十餘日偕歸，家中薄田數畝，不足自給，惟恃生以筆耕，婦以針耨。二成稱饒足，然兄不之求，弟亦不之顧也。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；嫂亦惡其悍，置不齒。兄弟隔院居。臧姑時有凌虐，一家盡掩其耳。臧姑無所用虐，虐夫及婢。婢一日自經死。婢父訟臧姑，二成代婦質理，大受扑責，仍坐拘臧姑。生上下為之營脫，卒不免。臧姑械十指，肉盡脫。官貪暴，索望良奢。二成質田貸費，如數納入，始釋歸。而債家責負日亟，不得已，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。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，要生署券。生往，翁忽自言：「我安孝廉也。任某何人，敢市吾業！」又顧生曰：「冥間感汝夫妻孝，故使我暫歸一面。」生出涕曰：「父有靈，急救吾弟！」曰：「逆子悍婦，不足惜也！歸家速辦金，贖吾血產。」生曰：「母子僅自存活，安得多金？」曰：「紫薇樹下有藏金，可以取用。」欲再問之，翁已不語，少時而醒，茫不自知。生歸告母，亦未深信。臧姑已率數人往發窖，坎地四五尺，止見磚石，並無所謂金者，失意而去。生聞其掘藏，戒母及妻勿往視。後知其無所獲，母竊往窺之，見磚石雜土中，遂返。珊瑚繼至，則見土內悉白鏹，呼生往驗之，果然。生以先人所遺，不忍私，召二成均分之。數適得揭取之二，各囊之而歸。二成與臧姑共驗之，啟囊則瓦礫滿中，大駭。疑二成為兄所愚，使二成往窺兄，兄方陳金几上，與母相慶。因實告兄，生亦駭，而心甚憐之，舉金而並賜之。二成乃喜，往酬債訖，甚德兄。臧姑曰：「即此益知兄詐。若非自愧於心，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？」二成疑信半之。次日，債主遣僕來，言所償皆偽金，將執以首官。夫妻皆失色。臧姑曰：「如何哉！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，是將以殺汝也！」二成懼，往哀債主，主怒不釋。二成乃券田於主，聽其自售，始得原金而歸。細視之，見斷金二錠，僅裏真金一非葉許，中盡銅耳。臧姑因與二成謀：「留其斷者，餘仍返諸兄以覘之。」且教之言曰：「屢承讓德，實所不忍。薄留二錠，以見推施之義。所存物產，尚與兄等。余無庸多田也，業已棄之，贖否在兄。」生不知其意，固讓之。二成辭甚決，生乃受。稱之，少五兩餘。命珊瑚質匱妝以滿其數，攜付債主。主疑似舊金，以翳刀斷驗之，紋色俱足，無少差謬，遂收金，與生易券。二成還金後，意其必有參差；既聞舊業已贖，大奇之。臧姑疑發掘時，兄先隱其真金，忿詣兄所，責數詬厲。生乃悟返金之故。珊瑚逆而笑曰：「產固在耳，何怒為？」使生出券付之。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：「汝不孝不弟，冥限已迫，寸土皆非已有，占賴將以奚為！」醒告臧姑，欲以田歸兄。臧姑嗤其愚。是時二成有兩男，長七歲，次三歲。無何，長男病痘死。臧姑始懼，使二成退券於兄，言之再三，生不受。未幾，次男又死。臧姑益懼，自以券置嫂所。春將盡，田蕪穢不耕，生不得已，種治之。臧姑自此改行，定省如孝子，敬嫂亦至。未半年而母病卒。臧姑哭之慟，至勺飲不入口。向人曰：「姑早死，使我不得事，是天不許我自贖也！」產十胎皆不育，遂以兄子為子。夫妻皆壽終。生三子，皆舉進士。人以為孝友之報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不遭跋扈之惡，不知靖獻之忠，家與國有同情哉。逆婦化而母死，蓋一堂孝順，無德以戡之也。臧姑自克，謂天不許其自贖，非悟道者何能為此言乎？然應迫死，而以壽終，天固已恕之矣。生於憂患，有以矣夫！」

五通

南有五通，猶北之有狐也。然北方狐崇，尚百計驅遣之，至於江浙五通，民家有美婦，輒被淫占，父母兄弟，皆莫敢息，為害尤烈。有趙弘者，吳之典商也。妻閻氏，頗風格。一夜，有丈夫岸然自外人，按劍四顧，婢盡盡奔。閻欲出，丈夫橫阻之，曰：

「勿相畏，我五通神四郎也。我愛汝，不為汝禍。」因抱腰舉之，如舉嬰兒，置床上，裙帶自脫，遂狎之。而偉岸甚不可堪，迷惘中呻楚欲絕。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。既而下床，曰：「我五日當復來。」乃去。弘於門外設典肆，是夜婢奔告之。弘知其五通，不敢問。質明，視妻憊不起，心甚羞之，戒家人勿播。婦三四日始就平復，而懼其復至。婢媼不敢宿內室，悉避外舍，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。無何，四郎偕兩人入，皆少年蘊藉。有僮列肴酒，與婦共飲。婦羞縮低頭，強之飲亦不飲，心惕惕然，恐更番為淫，則命合盡矣。三人互相勸酬，或呼大兄，或呼三弟。飲至中夜，上坐二客並起，曰：「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，會當邀二郎、五郎釀酒為賀。」遂辭而去。四郎挽婦入幃，婦哀免，四郎強合之，血液流離，昏不知人，四郎始去。婦奄臥床榻，不勝羞憤。思欲自盡，而投繯則帶自絕，屢試皆然，苦不得死。幸四郎不常至，約婦痊可始一來。積兩三月，一家俱不聊生。有會稽萬生者，趙之表弟，剛猛善射。一日，過趙，時已暮，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，遂導客宿內院。萬久不寐，聞庭中有人行聲，伏窺之，見一男子入婦室。疑之，捉刀而潛視之，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，肴陳几上矣。忿火中騰，奔而入。男子驚起，急覓劍，刀已中顛，顛裂而踣。視之，則一小馬，大如驢。愕問婦，婦具道之，且曰：「諸神將至，為之奈何！」萬搖手，禁勿聲。滅燭取弓矢，伏暗中。未幾，有四五人自空飛墮。萬急發一矢，首者殪。三人吼怒，拔劍搜射者。萬握刀倚扉後，寂不少動。一人入，剝頸亦殪。仍倚扉後，久之無聲，乃出，叩關告趙。趙大驚，共燭之，一馬兩豕死室中。舉家相慶。猶恐二物復仇，留萬於家，烹豕煮馬而供之。味美，異於常饘。萬生之名，由是大諱。居月餘，其怪竟絕，乃辭欲去。有木商某苦要之。先是，某有女未嫁，忽五通晝降，是二十餘美丈夫，言將聘作婦，委金百兩，約吉期而去。計期已迫，闔家惶懼。聞萬生名，堅請過諸其家。恐萬有難詞，隱其情不以告。盛筵既罷，妝女出拜客，年十六七，是好女子。萬錯愕不解其故，離坐偃僕，某捺坐而實告之。萬初聞而驚，而生平意氣自豪，故亦不辭。至日，某仍懸采於門，使萬坐室中。日昃不至，竊意新郎已在誅數。未幾，見簷間忽如鳥墜，則一少年盛服入，見萬，返身而奔。萬追出，但見黑氣欲飛，以刀躍揮之，斷其一足，大嗥而去。俯視，則巨爪大如手，不知何物，尋其血跡，入於江中。某大喜。聞萬無耦，是夕即以所備床寢，使與女合焉。於是素患五通者，皆拜請一宿其家。居年餘，始攜妻而去。自是吳中止有一通，不敢公然為害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五通、青蛙，惑俗已久，遂至任其淫亂，無人敢私議一語。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！」

又

金生，字王孫，蘇州人。設帳於淮，館摺紳園中。園中屋宇無多，花木叢雜。夜既深，僮僕散盡，孤影徬徨，意緒良苦。一夜，三漏將殘，忽有人以指彈扉。急問之，對以「乞火」，音類館童。啟戶納之，則二八麗者，一婢從諸其後。生意妖魅，窮詰甚悉。女曰：「妾以君風雅之士，枯寂可憐，不畏多露，相與遣此良宵。恐言其故，妾不敢來，君亦不敢納也。」生又疑為鄰之奔女，懼喪行檢，敬謝之。女橫波一顧，生覺魂魄都迷，忽顛倒不能自主。婢已知之，便云：「霞姑，我且去。」女頷之。既而呵曰：「去則去耳，甚得雲耶、霞耶！」婢既去，女笑曰：「適室中無人，遂偕婢從來。無知如此，遂以小字令君聞矣。」生曰：「卿深細如此，故僕懼有禍機。」女曰：「久當自知，保不敗君行止，勿憂也。」上榻緩其裝束。見臂上腕釧，以條金貫火齊，啣雙明珠；燭既滅，光照一室。生益駭，終莫測其所自至。事甫畢，婢來叩窗。女起，以釧照徑，入叢樹而去。自此無夕不至。生於女去時遙尾之，女似已覺，遽蔽其光，樹濃茂，昏不見掌而返。一日，生詣河北，笠帶斷絕，風吹欲落，輒於馬上以手自按。至河，坐扁舟上，飄風墮笠，隨波竟去。意頗自失。既渡，見大風飄笠，團轉空際，漸落，以手承之，則帶已續矣。異之。歸齋向女緬述。女不言，但微哂之。生疑女所為，曰：「卿果神人，當相明告，以祛煩惑。」女曰：「岑寂之中，得此癡情人為君破悶，妾自謂不惡。縱令妾能為此，亦相愛耳，苦致詰難，欲見絕耶？」生不敢復言。先是，生養甥女，既嫁，為五通所惑，心憂之而未以告人。緣與女狎暱既久，肺膈無不傾吐。女曰：「此等物事，家君能驅除之。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？」生苦哀求計。女沉思曰：「此亦易除，但須親往。若輩皆我家奴隸，若令一指得著肌膚，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。」生哀求無已，女曰：「當即圖之。」次夕至，告曰：「妾為君遣婢南下矣。婢子弱，恐不能便誅卻耳。」次夜方寢，婢來叩戶。生急起納入。女問：「如何？」答云：「力不能擒，已宮之矣。」笑問其狀。曰：「初以為郎家也；既到，始知其非。比至婿家，燈火已張，入見娘子坐燈下，隱几若寐。我斂魂覆瓶中。少時，物至，入室急退，曰：『何得寓生人！』審視無他，乃復入。我陽若迷。彼啟妾人，又驚曰：『何得有兵氣！』本不欲以穢物污指，奈忍緩而生變，遂急捉而闖之。物驚嗥遁去。乃起啟甌，娘子若醒，而婢子行矣。」生喜謝之，女與俱去。後半月餘，絕不復至，亦已絕望。歲暮，解館欲歸，女忽至。生喜逆之，曰：「卿久見棄，念必有獲罪。幸不終絕耶？」女曰：「終歲之好，分手未有一言，終屬缺事。聞君捲帳，故竊來一告別耳。」生請偕歸。女嘆曰：「難言之矣！今將別，情不忍味。妾實金龍大王之女，緣與君有宿分，故來相就。不合遣婢江南，致江湖流傳，言妾為君闖割五通。家君聞之，以為大辱，忿欲賜死。幸婢以身自任，怒乃稍解，杖婢以百數。妾一跬步，皆以保母從之，投隙一至，不能盡此衷曲，奈何！」言已，欲別。生挽之而泣。女曰：「君勿爾，後三十年可復相聚。」生曰：「僕年三十矣；又三十年，皤然一老，何顏復見？」女曰：「不然，龍宮無白叟也。且人生壽夭，不在容貌，如徒求駐顏，固亦大易。」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。生旋里，甥女始言其異，云：「當晚若夢，覺一人捉子塞盎中；既醒，則血殷床褥，而怪絕矣。」生曰：「我曩濤河伯耳。」群疑始解。後生六十餘，貌猶類三十許人。一日，渡河，遙見上流浮蓮葉，大如席，一麗人坐其上，近視，則神女也。躍從之，人隨荷葉俱小，漸漸如錢而滅。此事與趙弘一則，俱明季事，不知孰前孰後。若在萬生用武之後，則吳下僅遺半通，宜其不足為害也。

申氏

涇河之側，有士人子申氏者，家窶貧，竟日恆不舉火。夫妻相對，無以為計。妻曰：「無已，子其盜乎！」申曰：「士人子，不能亢宗，而辱門戶，羞先人，跽而生，不如夷而死！」妻忿曰：「子欲活而惡辱耶？世不田而食者，止兩途：汝既不能盜，我無寧娼耳！」申怒，與妻語相侵。妻含憤而眠。申念：為男子不能謀兩餐，至使妻欲娼，固不如死！潛起，投繯庭樹間。但見父來，驚曰：「癡兒，何至於此！」斷其繩，囑曰：「盜可以為，須擇禾黍深處伏之。此行可富，無庸再矣。」妻聞墮地聲，驚寤；呼夫不應；爇火覓之，見樹上縋絕，申死其下。大駭。撫捺之，移時而甦，扶臥床上。妻忿氣少平。既明，託夫病，乞鄰得稀飯，申啜已，出而去。至午，負一囊米至。妻問所從來。曰：「余父執皆世家，向以搖尾為羞，故不屑以相求也。古人云：『不遭者可無不為。』今且將作盜，何顧焉！可速炊，我將從卿言，往行劫。」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，含忍之。因漸米作糜。申飽食訖，急尋堅木，斧作槌，持之欲出。妻察其意似真，曳而止之。申曰：「子教我為，事敗相累，當無悔！」絕裾而去。日暮，抵鄰村，遠村里許伏焉。忽暴雨，上下淋溼。遙望濃樹，將以投止。而電光一照，已近村垣。遠處似有行人，恐為所窺，見垣下禾黍蒙密，疾趨而入，蹲避其中。無何，一男子來，軀甚壯偉，亦投禾中。申懼，不敢少動。幸男子斜行去。微窺之，入於垣中。默意垣內為富室亢氏第，此必梁上君子，俟其重獲而出，當合有分。又念：其人雄健，倘善取不予，必至用武。自度力不敵，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。計已定，伏伺良崑。直將雞鳴，始越垣出。足未至地，申暴起，槌中腰脊，蹀然傾跌，則一巨龜，喙張如盆。大驚，又連擊之，遂斃。先是，亢翁有女，絕惠美，父母皆憐愛之。一夜，有丈夫入室，狎逼為懽。欲號，則舌已入口，昏不知人，聽其所為而去。羞以告人，惟多集婢媼，嚴扃門戶而已。夜既寢，更不知扉何自而開；入室，則群眾皆迷，婢媼遍淫之。於是相告各駭，以告翁；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闥，室中人獨而坐。約近夜半，內外人一時都暝，忽若夢醒，見女白身臥，狀類癡，良久始寤。翁甚恨之，

而無如何。積數月，女柴瘠頗殆。每語人：「有能驅遣者，謝金三百。」申平時亦悉聞之。是夜得龜，因悟崇翁女者，必是物也。遂叩門求賞。翁喜，延之上座，使人舁龜於庭，齧割之。留申過夜，其怪果絕。乃如數贈之，負金而歸。妻以其隔宿不還，方切憂盼；見申入，急問之。申不言，以金置榻上。妻開視，幾駭絕，曰：「子真為盜耶！」申曰：「汝逼我為此，又作是言！」妻泣曰：「前特以相戲耳。今犯斷頭之罪，我不能受賊人累也！請先死！」乃奔。申逐出，笑曳而返之，具以實告，妻乃喜。自此謀生產，稱素封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不患貧，患無行耳。其行端者，雖餓不死；不為人憐，亦有鬼祐也。世之貧者，利所在忘義，食所在忘恥，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，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！」

邑有貧民某乙，殘臘向盡，身無完衣。自念：何以卒歲？不敢與妻言，暗操白梃，出伏墓中，冀有孤身而過者，劫其所有。懸望甚苦，渺無人跡；而松風刺骨，不復可耐。意瀕絕矣，忽見一人偃僕來。心竊喜，持梃遽出。則一叟負囊道左，哀曰：「一身實無長物。家絕食，適於婿家乞得五升米耳。」乙奪米，復欲褫其絮襖，叟苦哀求。乙憐其老，釋之，負米而歸。妻詰其自，詭以「賭債」對。陰念此策良佳。次夜復往。居無幾時，見一人荷梃來，亦投墓中，蹲居眺望，意似同道。乙乃逡巡自塚後出。其人驚問：「誰何？」答云：「行道者。」問：「何不行？」曰：「待君耳。」其人失笑。各以意會，并道飢寒之苦。夜既深，無所獵獲。乙欲歸。其人曰：「子雖作此道，然猶難也。前村有嫁女者，營辦中夜，舉家必殆。從我去，得當均之。」乙喜，從之。至一門，隔壁聞炊餅聲，知未寢，伏伺之。無何，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，二人乘間掩入。見燈輝北舍，他屋皆暗黑。聞一媪曰：「大姐，可向東舍一矚，汝匱妝悉在櫃中，忘屬鑄未也。」聞少女作嬌惰聲。二人竊喜，潛趨東舍，暗中摸索得臥櫃；啟覆探之，深不見底。其人謂乙曰：「入之！」乙果入，得一裹，傳遞而出。其人問：「盡矣乎？」曰：「盡矣。」又給之曰：「再索之。」乃閉櫃加鎖而去。乙在其中，窘急無計。未幾，燈火亮入，先照櫃。聞媪云：「誰已扃矣。」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。乙急甚，乃作鼠嚙物聲。女曰：「櫃中有鼠！」媪曰：「勿壞而衣。我疲頓已極，汝宜自覘之。」女振衣起，發扃啟櫃。乙突出，女驚仆。乙拔關奔去，雖無所得，而竊幸得免。嫁女家被盜，四方流播。或議乙。乙懼，東遁百里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。年餘，浮言稍息，始娶妻同居，不業白梃矣。此其自述，因類申氏，故附之。

恆娘

洪大業，都中人。妻朱氏，姿致頗佳，兩相愛悅。後洪納婢寶帶為妾，貌遠遜朱，而洪嬖之。朱不平，輒以此反目。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，然益嬖寶帶，疏朱。後徙其居，與帛商狄姓者為鄰。狄妻恆娘，先過院謁朱。恆娘三十許，姿僅中人，而言詞輕倩。朱悅之。次日，答其拜，見其室亦有小妻，年二十以來，甚娟好。鄰居幾半年，並不聞其詬誶一語；而狄獨鍾愛恆娘，副室則虛員而已。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：「余向謂良人之愛妾，為其為妾也，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。今乃知不然。夫人何術？如可授，願北面為弟子。」恆娘曰：「嘻！子則自疏，而尤男子乎？朝夕而絮聒之，是為叢驅雀，其離滋甚耳！其歸益縱之，即男子自來，勿納也。一月後，當再為子謀之。」朱從其言，益飾寶帶，使從丈夫寢。洪一飲食，亦使寶帶共之。洪時一周旋朱，朱拒之益力，於是共稱朱氏賢。如是月餘，朱往見恆娘。恆娘喜曰：「得之矣！子歸毀若妝，勿華服，勿脂澤，垢面敝履，雜家人操作。一月後，可復來。」朱從之：衣敝補衣，故為不潔清，而紡績外無他問。洪憐之，使寶帶分其勞；朱不受，輒叱去之。如是者一月，又往見恆娘。恆娘曰：「孺子真可教也！後日為上巳節，欲招子踏春園。子當盡去敝衣，袍袴襪履，嶄然一新，早過我。」朱曰：「諾。」至日，攬鏡細勻鉛黃，一一如恆娘教。妝竟，過恆娘，恆娘喜曰：「可矣！」又代挽鳳髻，光可鑑影；袍袖不合時製，拆其線，更作之；謂其履樣拙，更於筍中出業履，共成之，訖，即令易著。……臨別，飲以酒，囑曰：「歸去一見男子，即早閉戶寢，渠來叩關，勿聽也。三度呼，可一度納。口索舌，手索足，皆吝之。半月後，當復來。」朱歸，炫妝見洪，洪上下凝睇之，歡笑異於平時。朱少話游覽，便支頤作慵態；日未昏，即起入房，闔扉眠矣。未幾，洪果來款關；朱堅臥不起，洪始去。次夕復然。明日，洪讓之。朱曰：「獨眠習慣，不堪復擾。」日既西，洪入闔坐守之。滅燭登床，如調新婦，綢繆甚懼。更為次夜之約；朱不可長，與洪約，以三日為率。半月許，復詣恆娘。恆娘闔門與語曰：「從此可以擅專房矣。然子雖美，不媚也。子之姿，一媚可奪西施之寵，況下者乎！」於是試使睨，曰：「非也！病在外眚。」試使笑，又曰：「非也！病在左頤。」乃以秋波送嬌，又驟然瓠犀微露，使朱微之。凡數十作，始略得其彷彿。恆娘曰：「子歸矣！攬鏡而嫺習之，術無餘矣。至於床第之間，隨機而動之，因所好而投之，此非可以言傳者也。」朱歸，一如恆娘教。洪大悅，形神俱惑

，唯恐見拒。日將暮，則相對調笑，跣步不離閨闥，日以為常，竟不能推之使去。朱益善遇寶帶，每房中之宴，輒呼與共榻坐；而洪視寶帶益醜，不終席，遣去之。朱賺夫人寶帶房，扃閉之，洪終夜無所沾染。於是寶帶恨洪，對人輒怨謗。洪益厭怒之，漸施鞭楚。寶帶忿，不自修，拖敝垢履，頭類蓬葆，更不復可言人矣。恆娘一日謂朱曰：「我之術如何？」朱曰：「道則至妙；然弟子能由之，而終不能知之也。縱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子不聞乎：人情厭故而喜新，重難而輕易？丈夫之愛妾，非必其美也，甘其所乍獲，而幸其所難遭也。縱而飽之，則珍錯亦厭，況藜藿乎！」「毀之而復炫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置不留目，則似久別；忽睹豔妝，則如新至，譬貧人驟得梁肉，則視脫粟非味矣。而又不與之，則彼故而我新，彼易而我難，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。」朱大悅，遂為閨中之密友。積數年，忽謂朱曰：「我兩人情若一體，自當不昧生平。向欲言而恐疑之也；行相別，敢以實告：妾乃孤也。幼遭繼母之變，鬻妾都中。良人遇我厚，故不忍遽絕，戀戀以至於今。明日老父尸解，妾往省觀，不復還矣。」朱把手唏噓。早旦往視，則舉家惶駭，恆娘已杳。

異史氏曰：「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櫃；新舊難易之情，千古不能破其惑；而變憎為愛之術，遂得以行乎其間矣。古佞臣事君，勿令見人，勿使窺書。乃知容身固寵，皆有心得也。」

葛巾

常大用，洛人。癖好牡丹。聞曹州牡丹甲齊、魯，心向往之。適以他事如曹，因假搢紳之園居焉。而時方二月，牡丹未華，惟徘徊園中，目注勾萌，以望其折。作懷牡丹詩百絕。未幾，花漸含苞，而資斧將匱；尋典春衣，流連忘返。一日，凌晨趨花所，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。疑是貴家宅眷，亦遂遑返。暮而往，又見之，從容避去。微窺之，宮妝豔絕。眩迷之中，忽轉一想：此必仙人，世上豈有此女子乎！急返身而搜之，驟過假山，適與媪遇。女郎方坐石上，相顧失驚。媪以身幃女，叱曰：「狂生何為！」生長跪曰：「娘子必是神仙！」媪咄之曰：「如此妄言，自當繫送令尹！」生大懼，女郎微笑曰：「去之！」過山而去。生返，不能徒步。意女郎歸告父兄，必有詬辱之來。偃臥空齋，自悔孟浪。竊幸女郎無怒容，或當不復置念。悔懼交集，終夜而病。日已向辰，喜無問罪之師，心漸寧帖。而回憶聲容，轉懼為想。如是三日，憔悴欲死。秉燭夜分，僕已熟眠。媪入，持甌而進曰：「吾家葛巾娘子，手合鴛湯，其速飲！」生聞而駭，既而曰：「僕與娘子，夙無怨嫌，何至賜死？既為娘子手調，與其相思而病，不如仰藥而死！」遂引而盡之。媪笑，接甌而去。生覺藥氣香冷，似非毒者。俄覺肺膈寬舒，頭顱清爽，酣然睡去。既醒，紅日滿窗。試起，病若失，心益信其為仙。無可夤緣，但於無人時，彷彿其立處、坐處，虔拜而默禱之。一日，行去，忽於深樹內，覲面遇女郎，幸無他人，大喜，投地。女郎近曳之，忽聞異香竟體，即以手握玉腕而起，指膚軟膩，使人骨節欲酥。正欲有言，老嫗忽至。女令隱身石後，南指曰：「夜以花梯度牆，四面紅窗者，即妾居也。」匆匆遂去。生悵然，魂魄飛散，莫能知其所往。至夜，移梯登南垣，則垣下已有梯在，喜而下，果有紅窗。室中聞敲棋聲，佇立不敢復前，姑踰垣歸。少間，再過之，子聲猶繁；漸近窺之，

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，老嫗亦在坐，一婢侍焉。又返。凡三往復，三漏已催。生伏梯上，聞嫗出云：「梯也，誰置此？」呼婢共移去之。生登垣，欲下無階，悵而返。次夕，復往，梯先設矣。幸寂無人，入，則女郎兀坐，若有思者。見生驚起，斜立含羞。生揖曰：「自謂福薄，恐於天人無分，亦有今夕耶！」遂狎抱之。纖腰盈掬，吹氣如蘭，撐拒曰：「何遽爾！」生曰：「好事多磨，遲為鬼妒。」言未及已，遙聞人語。女急曰：「玉版妹子來矣！君可姑伏床下。」生從之。無何，一女子入，笑曰：「敗軍之將，尚可復言戰否？業已烹茗，敢邀為長夜之歡。」女郎辭以困憊。玉版固

請之，女郎堅坐不行。玉版曰：「如此戀戀，豈藏有男子在室耶？」強拉之，出門而去。生膝行而出。恨絕，遂搜枕簟。冀一得其遺物。而室內并無香匳，祇床頭有水精如意，上結紫巾，芳潔可愛。懷之，越垣歸。自理衿袖，體香猶凝，傾慕益切。然因伏床之恐，遂有懷刑之懼，籌思不敢復往，但珍藏如意，以冀其尋。隔夕，女郎果至，笑曰：「妾向以君為君子也，而不知寇盜也。」生曰：「良有之。所以偶不君子者，第望其如意耳。」乃攬體入懷，代解裙結。玉肌乍露，熱香四流，偎抱之間，覺鼻息汗熏，無氣不馥。因曰：「僕固意卿為仙人，今益知不妄。幸蒙垂盼，緣在三生。但恐杜蘭香之下嫁，終成離恨耳。」女笑曰：「君慮亦過。妾不過離魂之倩女，偶為情動耳。此事宜要慎祕，恐是非之口，捏造黑白，君不能生翼，妾不能乘風，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。」生然之，而終疑為仙，固詰姓氏。女曰：「既以妾為仙，仙人何必以姓名傳。」問：「嫗何人？」曰：「此桑姥。妾少時受其露覆，故不與婢輩同。」遂起，欲去，曰：「妾處耳目多，不可久羈，蹈隙當復來。」臨別，索如意，曰：「此非妾物，乃玉版所遺。」問：「玉版為誰？」曰：「妾叔妹也。」付鉤乃去。去後，衾枕皆染異香。由此三兩夜輒一至。生惑之，不復思歸。而囊橐既空，欲賃馬，女知之，曰：「君以妾故，瀉囊質衣，情所不忍。又去代步，千餘里將何以歸？妾有私蓄，卿可助裝。」生辭曰：「感卿情好，撫臆誓肌，不足論報；而又貪鄙，以耗卿財，何以為人矣！」女固強之，曰：「姑假君。」遂捉生臂，至一桑樹下，指一石，曰：「轉之！」生從之。又拔頭上簪，刺土數十下，又曰：「爬之。」生又從之。則壘口已見。女探入，出白鏹近五十兩許；生把臂止之，不聽，又出十餘錠，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。一夕，謂生曰：「近日微有浮言，勢不可長，此不可不預謀也。」生驚曰：「且為奈何！小生素迂謹，今為卿故，如寡婦之失守，不復能自主矣。一惟卿命，刀鋸斧鉞，亦所不遑顧耳！」女謀偕亡，命生先歸，約會於洛。生治任旋里，擬先歸而後逆之；比至，則女郎車適已至門。登堂朝家人，四鄰驚賀，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。生竊自危；女殊坦然，謂生曰：「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，即或知之，妾世家女，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。」生弟大器，年十七，女顧之曰：「是有慧根，前程尤勝於君。」完婚有期，妻忽夭殞。女曰：「妾妹玉版，君固嘗窺見之，貌頗不惡，年亦相若，作夫婦可稱嘉耦。」生聞之而笑，戲請作伐，女曰：「必欲致之，即亦非難。」

喜問：「何術？」曰：「妹與妾最相善。兩馬駕輕車，費一嫗之往返耳。」生懼前情俱發，不敢從其謀；女固言：「不害。」即命車，遣桑嫗去。數日，至曹。將近里門，嫗下車，使御者止而候於途，乘夜入里。良久，偕女子來，登車遂發。昏暮即宿車中，五更復行。女郎計其時日，使大器盛服而逆之。五十里許，乃相遇，御輪而歸；鼓吹花燭，起拜成禮。由此兄弟皆得美婦，而家又日以富。一日，有大寇數十騎，突入第。生知有變，舉家登樓。寇入，圍樓。生俯問：「有仇否？」答言：「無仇。但有兩事相求：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，請賜一見；一則五十八人，各乞金五百。」聚薪樓下，為縱火計以脅之。生允其索金之請；寇不滿志，欲焚樓，家人大恐。女欲與玉版下樓，止之不聽。炫妝而下，階未盡者三級，謂寇曰：「我姊妹皆仙媛，暫時一履塵世，何畏寇盜！欲賜汝萬金，恐汝不敢受也。」寇眾一齊仰拜，喏聲「不敢」。姊妹欲退，一寇曰：「此詐也！」女聞之，反身佇立，曰：「意欲何作，便早圖之！尚未晚也。」諸寇相顧，默無一言。姊妹從容上樓而去。寇仰望無跡，闕然始散。後二年，姊妹各舉一子，始漸自言：「魏姓，母封曹國夫人。」生疑曹無魏姓世家，又且大姓失女，何得一置不問？未敢窮詰，而心竊怪之。遂託故復詣曹，入境諮訪，世族并無魏姓。於是仍假館舊主人。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，頗涉駭異，因詰主人。主人笑，即請往觀曹夫人，至則牡丹一本，高與簷等。問所由名，則以此花為曹第一，故同人戲封之。問其「何種」？曰：「葛巾紫也。」心益駭，遂疑女為花妖。既歸，不敢質言，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。女蹙然變色，遽出，呼玉版抱兒至，謂生曰：「三年前，感君見思，遂呈身相報；今見猜疑，何可復聚！」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，兒墮地並沒。生方驚顧，則二女俱渺矣。悔恨不已。後數日，墮兒處生牡丹二株，一夜徑尺，當年而花，一紫一白，朵大如盤，較尋常之葛巾、玉版，瓣尤繁碎。數年，茂蔭成叢；移分他所，更變異種，莫能識其名。自此牡丹之盛，洛下無雙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懷之專一，鬼神可通，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。少府寂寞，以花當夫人，況真能解語，何必力窮其原哉？惜常生之未達也！」